

清芬樓遺藁

清芬樓遺藁卷三

荆溪任啟運

管仲論

管仲霸之始王道所由絕也而吾謂欲復王道必自管仲始今有人焉自崖而墜萬仞之淵其所由起者必其所從墜之崖也自中華而適荒外其所由反者必其所從出之塞也管仲者王道所從墜之崖伯功所從入之途也故吾謂欲復唐虞三代之王道必自管仲始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孟子惡其假非惡其仁也不然仲之存邢封衛何異於武王之興滅繼絕仲之連鄉軌里何異於周禮之井邑乘邱鄉長三選何異於鄉舉里選哉今以孟子貶仲之故并仲所講求之法而盡置之是孟子特惡其假而今乃惡

其所假之仁也唐虞三代之遺必不可復矣吾於伊周而後所深好篤嗜者莫如管仲其次則漢之諸葛武侯唐之狄梁公李鄴侯陸宣公宋之韓魏公李忠定公明之于忠肅公王文成公其人皆具旋乾轉坤之力武侯固以管仲自比其實狄梁公以下諸賢其經世之學皆深於仲者也武侯之仁過於仲而治蹟反出仲下蓋仲所承者禹湯文武之遺而武侯所承者季漢之末也今之儒者概以孟子卑仲遂并仲所承禹湯文武之法盡棄而不道嗚呼此其所以終古不反者歟

荀卿論

韓退之曰孟荀以道鳴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其說當矣余觀楊氏身爲莽大夫其說亦比附影響少精實如是而撤去從祀宜也獨惜荀子特以性惡一言遂與楊氏並撤而曾不察其意孔子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子思曰天命孟子曰性善而荀子獨曰性惡且甚其詞曰亂天下者子思孟子其立說誠過然吾以爲荀子特欲矯子思孟子之偏而不自知其言之過者也性之文從生從心言生而有此心也夫生固不能有道心而無人心則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詎得謂之非性荀子誠懼率性之說一倡天下後世必有任其欲味之性而至於矜兒任其欲色之性而至於摟處子曰曰此吾性之真此卽吾性

之善直以惡爲善而先王之禮樂名教直以爲苦人之具必至盡蕩滅而後已故遂謂性爲惡而謂必從先聖人仁義之訓然後可以爲人故曰善者僞也僞也者人爲之謂也後人不解荀子之意而以僞爲假夫亦昧乎其義矣且夫荀子之意未嘗不以性爲善也其言曰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予奪生而辭讓亡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亡之爲言固有而失之之謂也然則荀子以辭讓忠信爲固有明矣彼蓋以辭讓忠信爲孔子所云繼之之善以好利疾惡爲成之之性也子思孟子之言性由繼善而更上之荀子之言性自成性而又下之其所謂性者不同則其所謂善惡亦異而其意則未嘗異也雖然由子思孟子之說人之爲仁義也樂之由荀子之說

人之爲仁義也苦之使人以仁義爲苦非荀子之意也然其弊必至於此也立言而弊是固荀子之過也夫

爲人後者爲之子辨上

祖宗之統可繼而父子之名不可假也喪服斬衰章曰父曰君曰爲人後者三者實不相兼而名亦不相混異乎公羊氏之說曰爲人後者爲之子若似乎不爲之子卽不得爲之後旣爲之後則已爲之子則吾不知子行無應爲後之人積之三世四世若商之陽甲盤庚仲丁仲辛公羊氏將何以處之不絕其統必至於亂倫從公羊氏之說者無一而可也且其爲此說也爲仲嬰齊發也其言曰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人後者爲之子仲者何以王父字爲氏也則其說亦未核也夫公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至公孫之子去公子已遠故使之以王父字爲氏所以重公子也非謂不可以父字爲氏而必有待於其孫也魯

之所重者仲遂非重歸父何居其後歸父乎子國之子稱國僑叔牙之子稱叔孫戴伯皆以父字爲氏也豈必得一歸父次其間而後可以仲爲氏乎故嬰齊稱仲後仲遂也公羊氏求一仲字之解不得妄爲是說欲令嬰齊父其兄祖其父以合孫以王父字爲氏之例不亦拘哉孔子曰必也正名正父子之名也如公羊氏之說輒可父靈公矣悖教傷義莫此爲甚而後世議禮者必斷斷據之吾不知何說也



爲人後者爲之子辨中

繼統何昉乎喪服爲人後者是其義也雖然喪服言宗法宗法非所施於天子則舜繼堯禹繼舜其繼統之初乎舜之受終於文祖太史公曰文祖堯之太祖不於其所祖受堯之終必於堯之祖廟夫必於堯之祖廟則奉堯之祀可知帥諸侯爲堯三年喪則降其父可知說者謂有庫之封所以守瞽瞍之祀則舜不親祀瞽瞍可知議者不探其本而但引公羊爲說宜其膠轕而難通也雷氏次宗之釋喪服曰不言爲所後之父或後祖或後高曾祖皆未可定一家之大宗且然而謂入繼大統會不及大宗之廣大明白而無所私必不然矣且夫父子之恩天子不能奪也知其不可奪故不必奪人之子而吾持有統之重焉統之重亦

父子之所不能奪也統不奪親親亦不得奪統而統乃特重如公羊之說統必賴父子而定也統賴父子而定則不至奉其父母入廟如明世宗之於興獻不止何也以其不重統而重親也夫既重親矣親重名乎重實乎吾知重名之不如其重實也重實則興獻真其父也以伯叔爲之父何如以父爲父以伯叔爲伯叔以兄爲兄之快然而無憾也夫公羊豈不欲重統哉立說不審其弊必至於此漢成帝宋仁宗更親命哀帝英宗爲子以他子爲子婦女之見耳猶之名也非實也師丹不能以立太子時明大義抑私情襄然爲之太傅至上其王尊號然後從而爭之疏矣司馬光不能鑒前之失明指立定陶爲趙昭儀傳后王根之所爲反引公羊以實之而欲準期功親屬以待濮王是尤

不近人情諸人之議霍光師丹而外吾獨有取於張璠  
大禮議之罪人也然其言曰繼統不繼嗣曰繼統公立後  
私數語皆爲不易之論楊何輩各挾一必勝之私以人廢  
言耳如何而可以繼統統在武宗則繼武宗乃謂之繼統  
如何而可謂之公父孝宗私也尊興獻亦私也不以私害  
公乃可以繼統

爲人後者爲之子辨下

入繼大統者五漢宣帝最先而亦最得其正霍光奏議曰  
禮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大宗無嗣擇支子孫賢  
者爲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操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  
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子萬姓欲尊故戾太子史皇孫有  
司曰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  
也陛下爲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宜謚親爲悼皇母爲悼  
后比諸侯王園其次則師丹之議曰定陶其王號謚已前  
定義不得復改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陛下旣繼體先  
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其  
王祭入其廟言皆粹然可爲後世法然未聞或奪其父母  
之稱也且夫父母之名何所施乎古未聞有以父稱天子

者上可以戚下下不可以戚上詩書所稱曰王曰后曰寧

王曰昭考

正父乃祭  
傳妄說

考者成也凡廟皆稱考非專於父也

祝稱孝王某不必稱子也卽其父之廟號若宣帝之稱悼  
皇悼后亦非有父稱也何居乎宋儒之必爭此名也其爲  
仁宗親命英宗爲子與漢宣異乎親命爲子婦女之見也  
此師丹之議所以絕不一語及之而宋儒亦不敢明舉其  
說者也且濮議亦先後矛盾矣如不以親命爲子爲據則  
不當禁其父濮王如以親命爲子爲據則不當引宣帝爲  
例乃始則引宣帝矣而旣又引公羊爲子之說以禁其父  
濮王漢宣何嘗不父悼皇哉曰濮王宜準期功親屬不順  
曰宜稱伯叔父母不倫曰宜稱本生父母不典曰孝敬之  
心分於彼不得專於此不達至明大禮議則曰爲武宗後

者爲孝宗子直不復可解公羊且不任咎此皆當日之所  
謂正人君子其議如此益思漢儒明經之效也獨光武皇  
帝立四親廟於洛陽張純言爲人子奉大宗降其私親遂  
復祀宣元二帝遷哀平主於長安四親主於章陵其事爲  
仁者之過是時新莽之篡已十有八年漢已亡矣光武以  
長沙之支峴起祀漢配天則初之以高帝爲祖文武二帝  
爲宗章陵鬱陵鉅鹿南頓爲四親爲得禮之正本無所受  
安得援爲人後以例之若謂承漢諸帝卽爲人後則宜後  
孺子嬰謂嬰不終其位則宜後平帝以爲世次當後元帝  
其意甚厚然南頓而上皆祖也旣以身貴而廢其祖哀平  
而下皆君也又以行尊而廢其君於禮兩無所據其誤張  
純導之而宋儒乃重稱之多由一漢議橫亘於胸中也

遂人匠人溝洫辨

鄭氏謂遂人是貢法匠人是助法采邑爲井鄉遂與四等公邑不爲井又謂畿內用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朱子謂溝洫以十起數井田以九爲數決不可合鄭分爲兩是也愚謂溝洫以正疆界備旱潦凡以爲田計耳井田必有溝洫豈可判爲兩事且王者立法以身先之自近而遠豈有公邑皆用貢而惟采邑用助畿內皆貢而使邦國行助之理且公邑授之大夫卽爲采地采地削奪卽爲公邑外諸侯亦有益地削地豈有授之諸侯大夫卽行助法歸之天子卽用貢法之理且如其說都鄙用助法則野爲都鄙何反以遂人治之治野宜用助何反以十家之貢法屬之鄉遂用貢法則國中鄉遂之地也匠人營國宜用貢何

反以九夫爲井言之今按其文遂人言以達於畿所重在  
道路故以徑直言匠人言專達於川所重在溝洫故以開  
方言遂人乃總計之辭匠人乃營造之法二者相爲表裏  
皆天下之通法三代之同制也蓋治田之法在正經界經  
界之法必始於方而方者一區則猶可稍廣狹於其間井  
田九區若少有偏斜卽衆目其見故必方者九而所謂百  
畝者乃尺寸不可多少然後制爲方田之法卽不方者亦  
以方之尺寸度之而可知矣故可井則井之不成井而有  
三百畝一百畝亦可授三夫一夫隨其山川之勢之大小  
向背以制宜而要之百畝中之必有畝田首之必有遂一  
也成井則以井計而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旁加  
一里爲成

季氏本謂旁加一里之說不見於經  
常作五井爲邑五邑爲邱不用旁加不成井則



百十夫百夫至九百亦爲成匠人舉方法則一井九夫而溝周之一成九百夫中有九洫而總達於澮一同九萬夫中有九澮而總達於川遂人以直計則行十夫之地所經惟有溝至百夫之地見有洫千夫之地見有澮萬夫之地見有川其實百夫之洫卽成閭之洫千夫之澮卽同閭之澮萬夫之川卽兩山間之川非有二法也遂人舉其畧故約計之匠人職其法故詳言之先言九夫爲井以明經界之法必自整方起終言兩山之閭以見山川之勢必不能方不可以整若碁局者定爲萬井九夫互爲首尾以見意也蓋山川之勢多曲方平九百畝則有之方平九井者已少方平九十井九百井則斷斷無有故惟舉一井以見法而於成卽言十里以見數不言方九井蓋十者數之成也

豈匠人專以九爲數與遂人異法哉

明堂說

明堂之制大備於成周禮從其朔依古以來百家可攷也  
尸子言神農曰天府黃帝曰合宮陶唐曰衢室有虞曰總  
章循其名思其義以求其制天府其以事帝乎漢公玉帶  
上黃帝合宮圖四面無壁中有一殿覆以茅茨上古樸畧  
制如是足矣宮之言穹也上覆穹窿也室之言室也旁有  
所室也唐曰衢室疑有壁矣四達之謂衢其四戶乎明四  
目達四聰之義實寓諸此王仲淹曰堯有衢室之間舜有  
總章之訪其用畧同夫言總猶合之義也考工記夏后氏  
世室家天下於是乎始五室九階四旁夾窗室分而戶牖  
亦備矣尸子言殷曰陽館取向明而治之義也考工著其  
制四阿重屋蓋殷人尊神神人不瀆故上事神下安身方

士言神人好樓居因此爲誕耳至於周人明堂而大備明  
卽陽義也然其說頗乖異考工之記曰明堂度九尺之筵  
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每室二筵大戴盛德之篇曰明  
堂九室十二堂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宮方三百步天子之  
路寢也於是五室九室說者爭衡愚謂九室猶五室也康  
成言土室居中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  
火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蓋五室則太室  
居中四室居隅冬至入東北之室春分遷而東南夏至西  
南秋分西北各居九十一日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  
上帝合諸侯而班政令焉因變四爲八丑寅二室位於東  
北辰巳二室位於東南未申西南戌亥西北子午卯酉位  
四正之中其所爲交以用事者未之有異也魏李謐極嘗

鄭氏謂考工得之五室而謬於堂之修廣盛德得之戶牖而失之九室則一室得七戶十四牖何以置之尙戶餘一牖餘二何以析之乎愚謂明堂有廟有堂有室廟以事神堂以布政室以安身而其間有分有合月令於中言太廟太室爲太廟又爲太室地合而用分者也分祀五帝則明堂元堂青陽總章爲四廟合太廟而五以居身則四左个四右个爲八室合太室而九若夫臨諸侯班政令則又卽此四太室以爲堂故明堂元堂早被以堂之名此廟與朝用之時殊而地實合者也故作雒篇所稱四阿攻工所謂重屋白虎所稱四闕專指太廟而言張衡所稱八達由太廟以及四太廟而言蔡邕所稱二十八柱康成所稱交以用事則專指八室而言盛德所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則

通九室而言按之五行則曰五室按之九州則曰九室按之十二辰則堂各直其室孟季居隅四仲居正按時以啟太室之戶牖則一室有四室之用卽謂之十二室亦無不可也故李謚爭四室不可居隅誤以室爲廟不知廟自居正室自居隅也爭戶牖之閒不容斧依者誤以室爲堂不知朝必於堂不於室也或又爭四仲無室可居孟季無堂可莅者不知四仲之室卽太室而孟季之朝卽四廟之堂也至袁翻謂室卽爲堂譏堂後有室之說爲巨異則全不知古人堂室之制明堂元堂青陽總章未嘗不在九室之外也若夫李謚言攷工誤於修廣則誠然蓋古今之變自質而文依古以來大率如是攷工於夏言修二七廣四修一於殷言修九尋於周言室二筵先儒謂夏度以步是夏

之堂廣十丈五尺殷堂深五丈六尺視夏幾減其半周室  
一丈八尺視夏不及十之一也母乃慎乎愚按攷工文多  
譌闕夏言二七不舉其度殷言修七不舉其廣皆闕也夏  
言九室周又言五室必譌也先儒又謂太廟路寢明堂制  
如一此各舉一以相例則寢廟之室視堂皆得三之一烏  
知所謂廣四修一非卽謂此而二筵者非卽謂堂深七筵  
室深二筵雜舉寢廟爲說乎恐非明堂統五廟九室十二  
堂祗廣九筵若是其隘李謚疑當側身出入者也尙書大  
傳言路寢九雉以六雉爲堂則正室二雉夾室雉半雉長三丈  
作雉篇言路寢明堂太廟同爲五宗盛德篇言明堂宮九  
百步天子路寢也蔡邕獨斷云明堂外廣二十四丈以較  
大傳路寢少一雉焉差可據信蓋宗廟路寢之堂燕享諸

侯諸臣皆在明堂於諸侯立而朝之耳不妨稍狹也豈有  
廣狹迴絕如攷工之注之說者哉嘗攷古今明堂諸說漢  
蔡邕獨斷爲詳而亦有譌者則太廟方三十六丈一語也  
唐李氏觀爲備而亦不必者記明堂位惟言應門及南  
北四門何必具臯庫諸門也惟就九百步之地外爲二門  
南三門以周之於中區爲五者五中太廟太室庭周之四  
廟位諸正於中廟達八室位四隅各置四戶八牖外爲堂  
庭又周之則方廣二十四丈而下可方以象地各缺其隅  
使上可圓以象天戶牖皆有所受明而爲廟爲室爲堂各  
得其用於以協陰陽之義酌文質之宜彙諸儒之所長而  
各祛其蔽則使離婁引繩公輸削墨復成周明堂清廟之  
規不遠也



音律說

虞書曰律和聲孟子曰以六律正五音則未有律之不知而能使音之和且正者也顧古之言律者有二呂氏春秋曰昔者黃帝命伶倫之阮隃之陰取嶰谷之竹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吹之以爲黃鍾之宮是最短者黃鍾之宮也史記之言曰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實得九寸命曰黃鍾之宮是最長者黃鍾之宮也夫五音以宮爲君十二律以黃鍾爲本黃鍾之宮未定而升降何則焉嗣後宗史記者蔡氏曰由黃鍾下生三分去一爲林鍾六寸上生三分益一爲太簇八寸一上一下至應鍾之四寸六分六釐而終宗呂賈者王氏曰由黃鍾益六分而大呂又遞益九分極蕤賓之九寸而極復降六以爲林鍾又遞降九仍復於黃

鍾之宮以二說較之十二律尺寸無一同者或曰二說一也十二律特人假是以名耳由本順數之可由末逆數之亦可然則其間升降之分寸必有合矣而無一同者何也竊以理推之夫天地之道陰陽而已陽氣升陰氣降陽道饒陰道乏春夏陽秋冬陰此一歲之大陰陽也而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奇月陽偶月陰此小陰陽也十二律者十二月之象也黃鍾子大呂丑太簇寅以爲春夾鍾卯姑洗辰仲呂巳以爲夏應乾之六爻蕤賓午林鍾未夷則申以爲秋南呂酉無射戌應鍾亥以爲冬應坤之六爻此周易卽周正之說也商以丑正夏以寅正春秋之月改而黃鍾之爲子蕤賓之爲午一定而不易故易於泰曰小往大來於否曰大往小來天地之氣有升必有降自然之理卽自然

之法象也在易以坤遇乾之初曰復冬至一陽始生復之始也以乾遇坤之初曰姤夏至陽極一陰生姤之始也史記言始於冬至周而復生是明以黃鍾爲冬至矣而其法黃鍾九寸是陽方始而已極也且由是遞降大呂八寸三分七釐零降者六分三太簇八寸降者三分七夾鍾七寸四分三澶七降者五分六姑洗七寸一分降者三分三仲呂六寸五分八三四六降者五分一其所降之多寡思之不得其說而蕤賓六寸二分八林鍾六寸夷則五寸五分五五南呂五寸三分無射四寸八分八四八應鍾四寸六分六止有遞降無遞升是有一至無二至也突接九寸之黃鍾是天地之氣十二月皆降惟冬至一日驟升也無怪乎以其法候氣而無一管之應也則不如王氏宗呂覽之

遞升遞降衷諸理而可信也

然則三寸九分爲黃鍾之宮所自起何也曰以古志推之仍以理斷之管子曰凡音之首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伶州鳩曰攷中聲而量之以制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禮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漢志曰天之中數五五以爲聲地之中數六六以爲律蓋天一陽之奇也位乎上地二陰之偶也位乎下天地合以生人是名三才故人者天地之中也有人聲而天地之中聲在是矣故聲必先紀之以三所謂先主一而三之也上與下有中前與後亦有中左與右亦有中合前後左右則四開之矣故不特三有中五有中七有中極之九而有中中者動之樞天之則也若地則偶而已偶則居前後左右而

無中矣非無中也天之中實而運地之中虛而受然則志  
言地之中數六何也曰此特偶之中也天之數一三五七  
九而五居中地之數二四六八十而六居中舉五以爲音  
舉六以爲律而一三七九開爲四以居正二四八十開爲  
四以居隅四開以合中而九成矣故九者天數之極九十  
者天地合數之極也故管之長至九寸而極也子夏曰四  
九三十六六爲律故由九寸而溯其源則四其九而三十  
六者天地之合體九者天之圓四者地之方也以合體故  
無可名邵子所謂冬至子之半天心未改移一陽初動處  
萬物未生時者也如三分乃名之曰黃鍾之宮則自此加  
六分爲黃鍾之商角加九分爲黃鍾之徵羽矣所謂紀之  
以三平之以六自此始也由是升之五其九而爲大呂之

四寸五分六其九而爲太簇之五寸四分七其九而爲夾  
鍾之六寸三分八其九而爲姑洗之七寸二分九其九而  
爲仲呂之八寸一分至蕤賓之九寸而極矣由是降之存  
其三以爲紀林鍾得八寸四分夷則得七寸五分南呂得  
六寸六分無射得五寸七分應鍾得四寸八分仍反之黃  
鍾之三寸九分而一周升者六降者六如是而天地之氣  
平所謂平之以六也由是合之黃鍾之元合林鍾得十二  
寸大呂合夷則太簇合南呂夾鍾合無射姑洗合應鍾仲  
呂合黃鍾之宮無不各得十二寸焉則所謂成於十二者  
亦大畧可觀矣

或曰子譏應鍾之四寸六分升黃鍾之九寸爲驟是固然  
矣而每月升降皆九分敢問此月之中不升不降必改月

乃一升降乎曰氣無時不升降總一月計其差則然耳歷家言日行一度非日止行一度較之天不及一度耳歷家言是月昏某星中旦某星中非此星一月中不移必改月乃移也律管之長短起於冬至之子半極於夏至之子半其分寸皆以月之中氣爲準其中氣以前必於是律不及其不及正中聲也中氣以後必於是律漸過其過正中聲也其或天道之變人事之違則有宜正而偏宜過而不及宜不及而過者故吹律以知吉凶所謂攷中聲而量之以制者用此道也非有是一定之則以爲之制則所爲五音之亂於何取中乎以律管準之氣之升降日三釐旬則三分月則九分而南北山澤高卑又微有差善律者必先得其地與人之中聲而後可以過不及知其休咎也

然則管必十二而孟子止言六律正五音何也曰音固不止於五也有二變焉有五清焉合之則十二也非十二管不足以盡音也今夫陽主動動則善遷凡聲皆陽也故卽一聲而有清濁有高卑聽之迥殊矣古人量清濁準高卑名之以宮商角徵羽象之以君臣民事物而天下萬殊統之然而五者不可等量齊觀也君至尊物至賤且天子大君也天下不能以獨治衆建而爲君正宮之下次以變宮此公侯伯子男各君其國之象也黃鍾之正宮不爲役而變宮未嘗不爲役用正宮則變宮不用明土之無二王用變宮則變宮卽爲宮明於其國未嘗不成君也治民有治民之事治物未嘗無治物之事正徵之下次以變徵然變徵雖有聲而各調無用之者以治物之事原以爲民物事



不外民事中也若夫清聲卽正聲之高耳徵已清變徵更清羽極清故無變徵清及羽清此聲之所以十二而清聲卽正聲之高去二變不用則仍五聲也今以旋宮之法計之黃鍾周十二管得五清大呂得四清太簇得三清夾鍾得二清姑洗得一清皆可補救以全其清仲呂無清并無羽而不可用林鍾卽黃鍾之宮清夷則卽大呂之變宮清南呂卽太簇之商清無射卽夾鍾之角清應鍾卽姑洗之徵清是十二管以備音之全而正五音者止六律也故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也

或曰必以律正音則音受命於律矣吾聞天地之道陽能治陰陰必從陽未聞陽反受命於陰也而必以律正音何也曰天地之道豈一端而已乎不見天地之相倚乎地在

天中一點耳四面皆虛而終古不墜以天之行健大氣舉之而四周之也天之運如轉圜而南北爲經終古不易以地之德方居中鎮之也不有陰之方以爲前後左右卽陽安所取中哉夫惟陽動而陰靜動則無方靜則有常以律正音以有常定無方也此又天依於地之理而中之一正藉此四開者以取中也

然則史記所謂黃鍾九寸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上生四其實三其法下生倍其實三其法皆非歟史記寧無所受之歟余謂此其說亦不誤特從而推衍之者誤也蓋三寸九分黃鍾之始形也極於九寸黃鍾之極數也自冬至微陽始生至夏至而極故蕤賓之律九寸而蕤賓無羽此九寸者已入林鍾之初林鍾者黃鍾之清宮也夫音濁卑而清

高卑可轉而高高亦可轉而卑則三寸九分者黃鍾之低  
宮極於九寸者黃鍾之高宮卽謂黃鍾九寸亦無不可且  
自黃鍾至蕤賓皆上生自蕤賓至黃鍾皆下生上生置四  
九以爲實而加三分以爲黃鍾之宮又三其三以爲遞加  
之法下生反前所升而存三以爲遞降之法亦未嘗非三  
分損益黃鍾宮隔八生林鍾宮清太簇商隔八生南呂商  
清亦未嘗非隔八相生故愚謂史記所受不誤而推而衍  
之者多誤也

或曰子言氣之升降悉矣以是候氣應乎曰氣非管之可  
候也今夫天者氣之清地者氣之濁盈天地間無物非氣  
無處非氣也物之虛者氣卽充之物之實者氣卽周之今  
截竹爲管而管之虛氣已充之實以葭灰而灰之實氣已

周之矣安所得空隙之處而又有外來之氣入此管而灰飛乎且候氣而必在地中是地之上無氣也候地中之氣以寸分是地之氣又止在此寸分也驗其灰之飛而出是此分寸之氣又止自下而上不自上而下也此於理皆不可解也吾意爲是說者必實不知音而托此以自遁謂審音非難定律爲難候氣而氣不應則律不定律不定則音不可得而正猶方士言三神山可望不可卽將至風輒引而遠之耳吾請卽其說以窮之自九寸而下至三寸九分以絲忽遞降爲管數萬徧埋之則子月灰飛者爲黃鍾丑月灰飛者爲大呂不出一年而律定矣何難之有然吾知終無一管之應也何也氣非管之可得而候者也

古今尺攷誤

王制百步爲畝三百步爲里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十萬爲億方千里者爲田九千億畝方三千里者爲田八萬一千億畝俱當以陳氏注爲是至古今畝里之數正義固誤陳氏亦未精蓋古者以八寸爲尺以周尺八尺爲步則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一步有五尺一寸二分以古步六尺四寸自乘得四十尺九十六寸爲古一步之積與百畝一萬步相乘得四十萬九千六百尺爲古百畝之積以今步五尺一寸二分自乘得二十六尺二十一寸四十四分爲今一步之積與一畝百步相乘得二千六百二十一尺四十四寸爲今一畝之積以方百畝之積爲實以

今一畝之積爲法除之得一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卽古者百畝當今畝之數也本法以古步八尺自乘得六十四尺與百畝一萬步相乘得六十四萬尺爲實以今步六尺四寸自乘得四十尺九十六寸與一畝百步相乘得四千九十六尺爲法除之相得又捷法今步爲古步十分之八則今步積爲古步積百分之六十四以百分爲實以六十四分爲法除之亦得三百步爲一里以古步六尺四寸與一里三百步相乘得一千九百二十尺爲古一里之尺數又與百里相乘得一十九萬二千尺爲古百里之尺數以今步五尺一寸二分與一里之百步相乘得一千五百三十六尺爲今一里之尺數以古百里之尺數爲實以今一里之尺數爲法除之得一百二十五里卽古者百里與當

今里之數也本法以古步八尺與百里三萬步相乘得三十四萬尺爲實以今步六尺四寸與一里三百步相乘得一千九百二十尺爲法除之卽得又捷法今步爲古步十分之八以十分爲實以八分爲法除之亦得蓋古今步法不同當以其尺數計算畝兼長闊故以步之尺數自乘爲比例里專在長故但以步之尺數爲比例不用自乘此畝里比例之別經文不言八寸爲尺其義已明古以八尺爲步今以六尺爲步其尺之數雖異其尺之實則同故不必又言八寸爲尺也但其數不合當是所傳有誤疏以一尺又作八寸計算已是舍易就難然於義猶無害至謂今一步有五十二寸則顯誤矣陳氏謂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一步有五尺一寸二分誠是至以每步臆出一尺二寸八分計算當今二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

之下又有一寸六分十分寸之四則算術未精也如以每

步賸出一尺二寸八分計之則當以賸出之一尺二寸八

分為方法以今步五尺一寸二分倍之得十尺二寸四分

為廉方法與廉併得十一尺五寸二分以方法乘之得一

十四尺七十四寸五十六分為每步賸出之積上文古步六尺四寸

自乘得十尺九寸六分今步五尺一寸二分自乘得二十二尺一寸四分以百畝一萬步乘之得一十四萬七千四百五

十六尺為百畝一萬步賸出之積為實以今一畝積二千

六百二十一尺四十四寸為法除之得五十六畝二十五

步為百畝賸出之數合之百畝則是古者百畝當今百五

十六畝二十五步此數原無奇零陳氏算術未精緻有餘

數且十分寸之四即是四分合之一寸六分則其為二寸

數且十分寸之四即是四分合之一寸六分則其為二寸



安得有所謂一寸六分十分寸之四者乎又按經言方一  
里者爲田九萬畝則里以方積而言然以方積言之則古  
者百里當今百五十六里又百分里之二十五每方一里  
爲田九萬  
畝里之小餘須以里法通之始得畝數百  
分里之二十五乃二萬二千五百畝也與古百畝當今  
畝之數同今里數與畝不同故知里數專以長言或者止  
據一邊爲說也今以原注寸計之法正之於前復以尺計  
之本法及用分數計之捷法明之於後其數皆合庶幾無  
誤云

經義雜識

易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明是伏羲則河圖洛書以  
作易也故揚雄劉牧俱謂圖書並出伏羲時至劉歆乃謂  
圖出伏羲時伏羲則之以作易書出夏禹時禹則之以作  
範說者因謂河圖洛書其體相似故孔子偶并言之如以  
卜筮者尙其占亦偶并言之易可筮不可卜也愚謂以言  
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四句其字皆指易安見此一其  
字半指易半不指易乎禮記之言卜也曰昔者聖人建陰  
陽天地之情以爲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是易明  
用之卜矣古文尙書薛注言曰兩曰濟曰蒙三者卜兆之  
氣色曰圖曰克二者卜兆之卦辭本卦曰克之卦曰圖是  
卦辭明用之卜矣後人卜龜不能用易乃失其傳耳可謂

古人不用易乎

伏生今文尙書次序多方第十四多士第二十案多方篇云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我惟大降爾命多士篇云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則其先後甚明無可疑者僞孔傳因多方文有至于再至于三句因倒其次謂必武王伐紂時常一伐奄周公東征時再伐奄成王卽政之明年商奄又叛周公又征之乃得有三伐明郝敬謂臣我監五祀我周公也周公治洛之五年奄人又叛也愚謂至再至三本非實數大意我之教汝至再至三而汝猶不從則將大罰殛之耳武王伐紂時伐蜀伐磨伐衛伐霍俱見逸書何曾兵到山東奄地成王三年王師伐奄四年入奄五年王在奄遷其君於蒲姑遂以其

地封伯禽爲魯孟子所謂伐奄三年討其君者是也此後  
安得又有奄國周公治洛四年致政歸於豐王使周公子  
平公君陳代治東都周公何曾有五年留洛且如其說成  
王七年營洛之誥已明言庶殷丕作矣顧於周公留洛之  
明年奄人復叛將奄人復反奄地而伯禽失國耶將奄君  
反於蒲姑之地耶時蒲姑爲齊太公封國將太公失國而  
奄君據之耶或卽反於洛邑之中耶成王留公於洛如是  
鄭重公留一年而商奄皆叛周公苛刻激變耶僞書妄說  
至此而後儒猶偏信之舉伏生大傳鄭氏傳而皆廢之誠  
不知其何心矣

書惟言遷殷民於洛不言其遷他所者竹書成王三年遷  
於衛者卽左傳所稱七族八年遷於魯者卽左傳所謂六

族也其遷於洛者亦必使之散處以弱其勢若仍舉國而遷之一地不如不遷矣

公劉遷邠想當請命王室竹書商祖乙十五年命邠侯高圉盤庚十九年命邠侯亞圉祖甲十三年命邠侯祖紺武乙元年邠遷於岐周三年命周公奭父賜以岐邑是奭父遷周亦請命公劉之請命而封侯可知前止命爲侯而至奭父則爲公實始翦商信而有徵也爾雅釋言劑翦齊也太王避狄人之難不過因以爲辭耳一國之民扶老攜幼日行不過數十里倘狄人輕騎蹂躪安能到得岐下況太王遷岐之後不聞邠地遂爲狄人所有也非擇而取之亦孟子之對滕文云然耳其實岐陽以爲居梁山以爲蔽度形勝之地肇基王跡均非苟而已也不然我能往寇亦能

往欲邪之土地豈獨不欲岐之土地耶其不爲宋人崖山之舉幾何

季歷伐無余之戎始呼之戎擴地曰大文丁因命爲牧師既而忌其功召而囚之塞庫季歷作伊鬱之歌以死故竹書注有文丁殺季歷之語後人有誣竹書爲不可信者謂堯幽囚舜野死文王弑季歷俱屬竹書豈文丁誤文王之不知而遂輕於議古耶或知其誤而有意誣之耶

伏生大傳惟后王元祀帝命禹步於上帝禹乃其辟厥德受天休命爰用五事建用皇極后王禹也帝舜也禹攝舜猶在帝位禹但攝政未攝其位故稱后王但別於羣后而非帝也王之名於是乎始步卽陟也所謂舜薦禹於天也皇極本作王極唐明皇乃改王爲皇今無知者矣

書序言武王十一年伐殷梅賾書十三年伐殷偽孔傳言  
文王受命九年武王卽位爲十年歷三年喪畢爲十三年  
始伐殷又據洪範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謂武王克殷卽  
釋而訪焉是克殷在十三年也今攷竹書帝辛四十一年  
西伯發元年五十一年乃武王十年諸侯會孟津請伐紂  
武王以爲不可帝辛五十二年殺比于囚箕子微子出奔  
周始倣師伐殷秋次鮮原冬十有二月周師有事於上帝  
庸蜀羌豳微盧彭濮從周師伐殷敗之於姆野王親禽受  
于南單之臺遂分天之明立紂子祿父此下繫周史周正  
建子故十二年無正月也伏生大傳亦言武王十一祀伐  
殷十二祀克殷史記亦言武王十二年克殷年數歷歷可  
攷武王何曾上冒先君九年歐陽氏反覆辨論詳矣然但

據理折之不如據竹書大傳史記以折之爲確有明證也  
又但折僞傳上冒九年之妄終不辨僞古文十三年之妄  
史記克殷之二年王問箕子以大道大傳惟十二祀克殷  
釋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朝鮮人君之王因  
其地封之十三年來朝王因訪焉作洪範則伐殷在十一  
年克殷在十二年作洪範在十三年歷歷明著而諸僞書  
僞傳不攻自破矣

孟子所引書若天降下民節是未伐紂征諸侯之辭故孟  
子引以證交鄰其文曰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  
厥志天下指諸侯也僞書改天下字爲予字於文悖矣有  
攸不爲臣節是旣伐紂而東征諸侯若蜀屠艾霍之辭故  
曰紹我周王見休而孟子引以證行王政四海欲以爲君



皆非伐紂語也王曰無畏節則武王伐紂將入商而商民待於郊語我武惟揚節則周師歌頌武王之辭所謂前歌後舞而入時語也今偽書強爲牽合以我武惟揚爲武王自稱不成文理至以若斲厥角爲武王語而割裂其文并不成句法至論語所云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言親者未必賢雖至親不如仁人耳未必周親屬紂邊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則與上節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一例偽書僞傳下增今朕必往一句釋之者曰我不伐紂百姓必過責我亦不成文理矣

飛廉事紂武王伐紂廉爲紂石檣於北方天討未加故飛廉自以爲誇史記所載帝令處父不與殷亂等語可見也武庚嗣立飛廉必仍用事武庚旣亡廉遂東走呂氏春秋

周公有東討東夷事必是東夷既滅飛廉乃無所逃而誅之海隅也

滅國五十在成王時則殷也奄也蒲姑也熊盈之十有七國也東夷諸國也唐也其餘無攷豈通武王伐紂時所滅諸國言之歟

武王十二年立武庚十三年命三叔監殷十七年武王崩成王元年殷畔書所稱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臣我監五祀自十三年至元年武王存殷中間五年也

武王十五年有誥妹土之誥成王六年又有明大命于妹邦之誥故舊本首書成王若日以別於武王之誥也唐孔氏謂他篇皆稱王若曰無稱謚之例遂刪去成字至宋蔡氏并移康誥三篇皆屬之武王金仁山云梓材篇首伏生

原本作周公曰孔安國改王曰若唐孔氏不刪成字漢孔氏不改王曰字蔡氏亦不應有誤矣

召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厥既得卜則經營洛誥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灋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灋水東亦惟洛食朱子謂周公乙卯至洛又卜金仁山謂召公戊申之卜卜王城也周公乙卯之卜卜下都也按召公得卜而經營以庶殷攻位五日甲寅位成翼日乙卯周公達觀新邑營無他議也周召同心輔政況營洛之事周公爲主召公爲輔召公先周公相宅豈有不與周公商度而自卜自營者萬一周公又卜不吉將改易一處別作經營亦不成事體矣至金氏之說亦不然灋水西澗水東今所營之東都也灋水東五年所營成周之地

以居殷民者也周公以營洛來何故舍洛邑不卜而卜成周乎蓋古之卜有命龜有述命天子尊再述命召公之卜必王命之周公述王命以命之召公再述命而身莅卜也周召雖二人自朝廷言之則皆我耳朝至于洛師以至之日告我卜云云以下之吉告非謂乙卯又卜

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蔡氏謂王尊公如鬼神太不近人情接文讀之明明是王以新邑之營必告文武而使公代祭耳

洛誥與召誥相爲首尾召誥順序故年月日順序於前洛誥倒序故先言戊申其日也十二月其月也惟七年其年也僞孔傳爲攝政之七年猶近之蔡引吳氏爲周公留洛七年乃薨尤謬蓋公留洛止四年而公薨於成王之二十

二年則自此以後公尙十五年而薨也

伯禽之封通鑑以爲成王元年其說本之皇甫謐帝王世紀以爲成王八年春正月其說本之唐孔氏謂成王卽政之元年實八年二書皆謬而通鑑尤謬蓋元年周公以冢宰攝政萬無汲汲卽封其子之理且是年流言一至公卽居東成王方疑周公必無封其子之事又徐奄方助武庚爲亂曲阜爲奄之國都安所取其地以封伯禽乎考竹書三年伐奄四年入奄五年春王正月王在奄遷其君蒲姑夏五月歸自奄蓋奄助武庚之亂周公討之三年後克則迎成王親莅其地臨以天子之威然王不能久居奄周公又不能久留鎮奄欲得重臣以鎮撫之至親至賢者莫如伯禽故建爲魯侯以鎮其地公羊所稱周公拜于前魯公

拜于後爲得其實則伯禽之封斷在五年之春無疑也四年王師伐淮夷而徐戎未討故伯禽一受封卽征徐戎若伯禽受封在八年則此數年中守奄地者何人耶討淮夷而不卽討徐戎則又何說也

呂刑一篇蔡氏言穆王耄荒車轍馬跡徧於天下呂侯竊舜典贖刑創爲此法聚斂民財供其侈用案如此則呂侯長君逢君爲罪已重聖人何取焉攷穆王佚遊之事皆在十七年之前因祭公所招之諫其後享有天下又三十八年則必有悔其前失者安得以其前過概其終身耶且呂侯於王百年入相天子以三公領司寇不知三十年前呂侯已繼世爲侯否呂侯安能以三十年後之贖錢供三十年前之侈用乎如此持論亦迂遠而無當矣且本文明云

五辭簡孚正於五刑是罪之當者原不許贖五罰不服正於五過是罪之宜赦者原未嘗一概勒贖又何嘗富者得生貧者得死如蔡氏之說乎經文言上下比罪蓋所贖者多是比罪如官淫刑也而司馬遷爲李陵遊說比於淫律是豈不可贖者耶

史記秦穆公自茅津渡河封殺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與左傳合今案其文截截諷言指杞子佗佗勇夫指三帥是穆公不特悔聽杞子而用三帥亦悔之矣所以明年晉伐秦而秦不報此後秦穆未嘗更一用兵故聖人取其悔過而列之書書序乃以爲敗於殺所作則殺役之後彭衙王官復過甚矣聖人何取此空言無實之悔乎弑逆大故也臣弑而子與之則子罪重於臣金仁山通鑑

前編於幽王九年立伯服爲王太子宜曰奔申十一年申  
侯與犬戎入寇弑王晉衛秦以兵來援平戎與鄭世子其  
立故太子宜曰直言平戎而立宜曰則宜曰身在行聞而  
申侯之弑王宜曰親見其弑不特與聞乎故矣曾是而尙  
可爲天下其主乎以衛武之賢而肯奉弑父之人以爲主  
乎攷竹書幽王五年世子宜曰出奔申八年王立褒姒之  
子伯服爲太子九年申侯聘西戎及郇十年王師伐申申  
人郇人及犬戎入宗周弑王殺王子伯服執褒姒以歸魯  
侯許男鄭子立宜曰於申虢公立王子余臣於攜是其年  
二王竝立也明年平王東徙洛邑錫晉文侯命晉侯令衛  
侯鄭伯以師從王入於成周是平王自申入洛竝未嘗一  
涉西周之地也蓋幽王弑伯服殺二王分立而宜曰爲故



太子名義較正故晉衛立之至二十一年晉乃殺余臣於  
攜是二十年之內周猶二王也宜曰在申則申侯之入寇  
宜曰必與聞之然以其與聞乎寇謂宜曰有無父之心則  
可謂宜曰直與乎弑則不可且晉在北衛在東申自南直  
趨西北外連西戎故其勢便而晉衛此時兵猶未出秦在  
此時亦未嘗與金氏所書皆非實也

平王東遷前人嘗議似平王全有西周以畏犬戎而東遷  
輕舉其地畀之秦者其實西戎內逼已久故申侯合勢一  
舉弑幽王申侯去而豐鎬鄠杜之區莽爲戎藪矣宜曰雖  
立於申不得晉助之東都洛邑且不能定況敢一窺西周  
之地哉其後秦仲亦死於戎至秦襄公卒厲報仇始能逐  
戎而以岐東地來歸是秦之有其地乃取之戎非受之周

也且以岐東地來歸然後周人始得一至其地王風黍離之作當在此時想文武之墓至此時始得一展耳詩序止言過故宗廟宮室不及文武陵寢東周已立宗廟言故宗廟其辭猶緩文武墓無二其不言不敢言不忍言也平王不能如秦襄公之報仇自強固爲可恨然以棄西周罪之則固非其罪也故凡論事貴實而後其罪之大小輕重明栢舟序以爲仁人不遇朱傳改爲婦人之詩然注孟子仍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小弁詩序謂宜曰之傳作朱傳改爲宜曰作然注孟子仍言其傳青青子衿序謂刺學校廢朱傳改爲淫奔然作白鹿洞詩仍以爲學校久廢朱子自言細心思之小序終是去他不得則朱子詩傳朱子固自悔之矣論人以枯過之心并不容古人悔過何也

關雎序云后妃之德也言后妃欲得淑女其承祭祀朱子  
改爲美后妃之德則輾轉反側句終屬難通朱子原注謂  
文王輾轉反側後改宮人自言其輾轉反側不知宮人何  
以代文思后妃至於如此且此詩爲美宮人之作與美后  
妃無涉矣荇菜以供祭祀卽采藻采蘋之意左右助也若  
以左右爲取之無方則芼之在一釜安所分左右乎

毋使老也吠不欲使人知也此必蕩然無恥之俗至此稍  
知畏忌耳但此一念畏忌卽羞惡之良心便可引之以入  
於善故以此詩繫之召南之將終見女之賢者能以貞信  
自守卽不肖者亦有所畏忌也王風以大車詩繫之將終  
曰畏子不敢見從前貞信之風一變至此也故同一畏忌  
之心也在廉恥蕩廢之後則此一念爲進善之基在漸仁

摩義之餘則此一念爲怙惡之始

邶鄘衛古無三國之分左傳爲之歌邶鄘衛可證也三監已亡并以封康叔而民猶稱曰邶鄘衛易世不改忠厚之至也周人采風猶以邶鄘衛名之存二叔也

詩無定解觀左傳及禮記所說可知孟子曰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原不禁人各以意說之也采唐詩絕似離騷所謂孟姜孟弋孟鄘猶之簡狄二姚爾旣期我又要我若似乎必合而終送我一別不可復見悲怨之情溢於言外豈必如序所云刺奔毛傳所云世族在位有是惡行哉

邱中有麻毛傳謂留氏子嗟字子國子嗟之父漢儒必有所據非憑虛結撰者父子世爲此邑民得有此桑麻之樂以其父子之賢因其子并思其父朱子所改不敢謂然

將仲子毛傳謂仲子指祭仲蓋祭仲請預防太叔莊公答以姜氏欲之焉避害本疾怨之辭詩人若不解其意變爲莊語父母諸兄誠宜畏忌譬之樹桑樹杞樹檀必毋折而後可諷諫之妙詩人之微意也

兩叔于田直爲太叔訟寃不過好田獵馳騁耳好飲酒耳幾曾繕甲兵具卒乘耶戒其傷汝微詞也太叔統袴之習如此而鄭莊聽其驕惰則左氏所謂譏失教者也穀梁所謂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者也

下闕

古者祖有功宗有德虞夏以前文祖藝祖神宗皆繼天立極之聖代有天下者之守祀也夏殷以後其有功德者卽其世及者之祖父然後宗祖之號專屬於一家前賢未知

此義但據殷周以例上古據禮有祖顓頊之文遂謂虞舜妻其四世祖姑矣

三苗西控洞庭東挾彭蠡北扼大江南倚諸嶺故難服而易叛舜攝位竄三苗於三危必遷其君與其人之尤頑梗者而於其地猶立君以統之故虞書之終又有分北三苗之文禹貢雍州三苗丕叙此三苗之既遷者以失地險故易服皐陶謨苗頑弗卽功此三苗之未遷者以據地險故難服

微子與紂同母未爲后時生啟及衍既立爲后乃生紂太史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按子之嫡庶以母之妻妾而分未有一人而分妻妾者未有一人之子而分嫡庶者此太史必探帝乙立愛之邪心而達其惡也

鄭云帝乙愛之說曰受德

亡商者非此太史哉

鄭注微子篇云比干不言志在必死竊謂不然古人以死爭之亦謂爭之力非必以死自期死非古人所貴也蓋寡言者必沈毅沈毅尤紂之所畏畏之尤則殺隨之比干之不言比干之所以見殺歟是故謂比干志在必死非也謂箕子幸而不死亦非也孔子稱箕子晦其明內難而能正其志兩賢之梗概可於此想見焉

或問武庚不亡宗祀自在武庚微子安知武庚之必亡而以宗祀自任耶曰微子之去但見紂之必亡身爲元子宗祀自當在我至武庚之封意料之所不及也武庚就封商宗有人微子自可以不出故式商容閭封比干墓未嘗一及微子非周遺之行遜則然也至武庚後亡商宗無主微

子又不可以不出聖賢與時偕行豈可執一以例哉

史記  
克商

微子面縛膝行見武王誤以武庚爲微子樂記  
武王下車投殷之後於宋誤以封武庚爲封宋

毫句荒度作刑九十曰毫荒大也年已毫而大度人情作

刑法見穆王勤於末路以令終也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訖止也竟也富福也言獄非止  
竟於威惟止竟於福凡刑之設皆以福民也

惟三月至乃洪大誥治四十八字在康誥之前疑爲洛誥  
錯簡者始於蘇長公愚按前篇大誥伐武庚之誥也武庚  
旣平將作大邑於洛封康叔以統東諸侯實爲造基之始  
是時康叔爲方伯故稱孟侯又見詩鹿邱序故使之以四方和會之意  
由侯甸男邦下采衛又由侯甸男邦采衛各下百工以播  
告民和而公特於就近之殷士見之而勤勞之誥康叔以



治法而屬道之則此四十八字實爲康誥酒誥梓材之總序

召誥洛誥兩篇相爲首尾召誥首書月日洛誥不書月日蒙上篇之文也召誥不稱洛誥者祈天永命召公之忠誠故繫召以表之洛誥不稱周誥者周公之誥非一故繫事以別之

古簡煩重積多則別標篇目非必各爲一事也如舜典無首二十八字臯陶謨無曰若稽古四字

吳氏澐曰伏生本無梅賾所增則

自開卷至帝庸作歌爲唐虞實錄前後渾成自後儒好爲分析盤庚且割作三篇本合者分之無怪分者之不知其合也豈知古聖精神必合而觀之方始可見乎

人心惟危二語一見管子一見荀子俱曰道書不曰禹謨

遜志時敏記引之曰兌命咸有一德記引之曰尹吉取亂  
侮亡左傳兩引仲虺有言兼弱也推亡固存國之道也皆  
引者申說之辭非仲虺之言也無從匪彝無卽惇淫國語  
單襄公所述先王之令不云湯誥也意梅賾時古書尙多  
所謂古文尙書或掇拾補綴成之其中純駁亦難言之矣  
因思漢初諸儒閱秦火之烈得古聖一言半詞輒以己意  
補綴成章如家語大傳韓詩內外傳繁露說苑新序淮南  
諸書或均一言而問答異或一節合而首尾殊古文亦大  
約類是不必盡信不必盡疑也

大禹謨篇名本於書序然序言帝舜申之應指來禹汝亦  
昌言則所謂禹謨卽禹拜曰都以下是而今別纂一篇并  
非序意矣其所纂者前猶近謨中類於典後全乎誓書體

未有如此雜者

釋茲在茲薛季宣云釋古人作醴醱酒之冬釀春熟者禹申言臯陶德之邁種念之所注在於德卽久而醞釀者亦惟在於德由是名言其德以教人而言皆德言允出其德以治人而政皆德政左傳三引此以信由己立率常恕思申之其義甚明

論語舜亦以命禹謂其旨同非必字字複述如四海困窮云云也因堯典無可躡遂以論語兩言撰入禹謨亦拙於計矣惟口出好與戎與上不協民非后等句亦他書習見語

征苗而苗卽來朝何有三旬之逆命又七旬來格耶若禹益以苗爲不當征者則命征時何不昌言至興師動衆歷

三旬之久而後益言禹拜耶孔子犁牛之喻不斥雍父舜之大孝而益斥之瞽瞍與有苗倫比有是理乎舜之敷文德久矣曰乃誕敷何耶何舜三四十年之文德不能格而七旬之于羽特神速耶諸儒竭力補救吾謂不如以孟子讀武成之法斷之

左傳羿自鉏遷於窮石杜氏無注黃氏云鉏在澶州窮石在吐谷渾界是羿據冀并兗又跨雍地也地理今釋云窮在今山東濟南府德州有鬲縣故城晉地記言河南有窮谷恐非也羿國若在河南何以反距太康於河之南乎

竹書帝太康四年丙戌陟帝仲康元年己丑卽位居斟鄩丁亥戊子二年不記古者子爲父臣爲君皆斬衰三年仲康雖以弟繼兄而實以臣繼君若舜之繼堯禹之繼舜皆

三年喪也至商始以踰年改元爲定制太康爲羿所距不

能反冀州平陽乃依同姓諸侯斟鄩河南水經河南尋地築城以

居謂之南夏漢名夏陽縣宋名太康縣今猶有大康故城遺址仲康卽位卽命允

侯掌兵不卽討羿者羿方強仲康立國在外勢未可爲堯

時羲氏和氏分掌四時至夏合爲一官司天如故也羲和

有罪執而誅之一士師之任耳篇中乃云以爾衆士蓋羲

和實黨於羿不居王都遠逋私邑以昏迷之罪與師誅之

陰翦羿之羽翼師出有名卽羿亦未便援救曰殲厥渠魁

脅從罔治明以渠魁惟羿羲和若悔罪而來卽宜以脅從

論語意隱然可會考二年而仲康崩子相元年戊戌猶能

征淮夷二年猶能征風夷黃夷七年于夷來賓豈允侯猶

在列乎八年寒泥殺羿使子奭居過以逼相相居斟灌奭

居過以逼相相居斟灌

又滅戈以逼斟灌相居斟鄩二十六年稟滅斟灌二十七  
年滅斟鄩二十八年稟遂弒相無有能敵之者意時允侯  
已歿而繼掌六師者非其人乎至靡奉少康收二斟之燼  
卒復舊物謂非仲康命允侯有以延其緒於數十年之久  
不可也自二孔不明其實以爲羿逐太康而立仲康蘇氏  
軾更謂羲和夏之忠臣羿假仲康命使允侯征之夫征者  
正人之不正也古文卽僞書其事要非無據不得任其名  
實乖悖是非倒置也

湯以二十九年甲戌陟太子太丁早喪其子太甲幼而繼  
逸伊尹立太丁弟外丙名勝元年乙亥蓋踰年改元始於  
此矣二年陟立外丙之弟仲壬名庸元年丁丑四年陟乃  
立太甲元年辛巳金氏前編作戊申非未葬以前羣主聚始祖元王

之廟未可以祠至此主各歸其廟厥祖湯也不奉嗣王見  
契諸廟所重在湯臨以湯之靈爽也金氏前編據大紀於  
湯崩卽書嫡孫太甲卽位非也程子言古人謂齒爲年外  
丙方二齡仲壬方四齡湯崩百有餘歲何以有是孩赤孟  
子何故以弟先兄乎金氏疑外丙仲壬皆太丁子則孟子  
又何以先太甲而數二人乎邵康節皇極經世史無二王  
名帝紀不據古史而據後人卦數推算乎蔡氏言太甲繼  
仲壬居仲壬喪是已而言爲人後者爲之子則非也禮有  
爲子有爲後喪服傳臣爲君子爲父爲人後者爲所後皆  
三年斬而爲後尤重於爲子故皆子也而爲後者止一人  
不當據公羊曲說以亂經也且宗法始於別子天子之別  
子爲諸侯諸侯之別子爲大夫故曰別子爲祖豈可以先

君爲別子乎禮曰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曰皇考曰顯考曰王考曰考不曰高曾祖考天子諸侯繼世不皆子而新主必入考廟遷則入王考廟所以尊尊太甲嗣仲壬三年喪畢仲壬主入考廟此爲後之禮也入繼之祖父不皆帝王則有高曾祖禰之廟所以親親太甲祀太丁於禰廟以天子之禮此爲子之禮也尊尊親親並行不悖宋儒泥公羊一語始膠固不通湯在時正太丁太子之位太甲立以仲壬爲父而追廢太丁使不得爲長嫡有是理乎

書舊序言太甲旣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是書乃太甲所作思歸功伊尹也史記言太甲旣立三年不明亂德於是伊尹放之于桐伊尹攝行政事當國以朝諸侯太甲居桐三年悔過自責反善



伊尹迎而授之政太甲修德諸侯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是書乃伊尹所作載太甲之訓以美太甲也今書三篇乃史臣紀傳之體與二說絕異竹書太甲元年伊尹放王于桐乃自立七年王潛出自桐殺伊尹大霧三日沈約云文與前後不類乃後人所改愚攷皇甫謐引竹書沃丁八年伊尹薨大霧三日王以天子禮祠保衡今移大霧三日於殺伊尹下而沃丁八年存祠保衡三字則爲庸妄所改明甚蓋周秦之間已多踳駁觀萬章所述孟子所辨可見今以孟子爲正則史記得之而他書皆誤也蓋太甲之放在三年復辟在七年伏生大傳有維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賚有牧乃明其下闕詳其文意與伊訓同是太甲元年未放蓋諒

闕三年不言古之達禮伊尹以冢宰居攝正可朝夕納誨不應未誨而遽放且遠之桐宮使不得奉殯宮之朝夕奠必三年喪畢將臨政泣民而太甲曾無改於其德乃放之桐而身攝耳觀史遷孔子世家是史遷與孔安國友安國所傳古文史遷必親見之故史記所述與伏生本大同而湯誥湯征與梅賾所上絕異是史遷所述乃真孔傳而梅賾所上則後人補綴成之者也

咸有一德鄭氏所傳舊序言湯既黜夏命復歸於亳作湯誥咸有一德是湯誥咸有一德乃湯所作史記言以合諸侯伊尹作咸有一德禮記緇衣引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說者謂吉當作告誥通是湯卽位稱尹之功以告諸侯不名而稱其字曰尹以尊之也張霸古文亦有此篇

目在湯誥下典寶上則亦以爲湯卽位時書也至梅賾改  
廁太甲下增伊尹作咸有一德七字并綴入尹吉一語愚  
謂湯尊尹而字之可也尹對君而自稱字且數作神主受  
天命而以己先湯可乎宋儒甚稱此篇故措其謬

武帝時所得泰誓得之河內女子非張霸本也史記所載  
白魚流火事在武王九年非泰誓也蔡氏之說非也史記  
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渡孟津諸侯咸曰孳孳無怠武王  
乃作泰誓告於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於  
天毀壞其三正離邊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  
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悅婦人故今予發恭行天罰勉哉  
夫子不可再不可三此正泰誓文也史遷與孔安國同事  
漢武所述典謨宜皆孔安國古文自安國古文十六篇失

傳於是張霸爲撰二十五篇托之鄭傳梅賾又出二十五

篇托之孔傳其實孔傳止十六篇

藝文志作十六篇史記儒林傳作十餘篇無

二十五篇今泰誓與史記絕異有明據也蘇氏詆武王非

聖人以信今之泰誓爲真耳

程子謂天命一日未絕卽一日爲君臣武王十一年觀兵

十三年伐紂是以臣脅君聖人必無此事愚以爲不然蓋

天命無二天旣與周卽不與商周之受命實自文王始天

命已歸而文王不取所以爲至德若謂甲子昧爽前一日

天命猶在商則武王興師之日定爲逆天行事而其不爲

篡弑者罕矣何以知文王之受命孟子曰天視自我民視

天聽自我民聽其至教也虞芮質成而諸侯聞而歸之者

四十餘國此民心歸周之始卽天命與周之始故先儒以

質成爲文王受命之元年其理甚正惟僞傳謂文王改元則悖耳且前此西伯戡黎黎在朝歌東去紂都百里而近若九年觀兵而謂之脅君則前渡孟津而戡黎詎非脅君乎孟津觀兵不期而會者八百咸曰紂可伐人心如此可謂天未絕商乎而武王猶謝諸侯以汝未知天命蓋以三仁猶在則人心猶未盡絕猶望其改悔武王之心猶文王之心也是冬紂囚箕子殺比干微子出奔而人望絕眞獨夫而已明年春倣師秋次鮮原冬至孟津猶不卽渡蓋比干雖死而微箕猶生苟紂悔悟出箕子於囚獄追微子於亡人武王猶欲還師以延其命而紂且率其如林之衆欲以敵武宜其武一渡河不七日而滅也合竹書史記及逸周書推其年月則事之先後本末甚明至蔡氏謂周以仲

冬爲春四時反逆而辨鄭箋之謬則更不然左傳火出於  
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此改月之明文也春  
秋春正月無冰若建寅之月則東風解凍無冰不必書矣  
易復卦至日閉關后不省方周正子月王不出三月乃東  
巡若用夏令則子月正北巡矣禮記孟獻子言正月日至  
七月日至若謂正月寅七月申則豈有二至在寅申之月  
者逸周書言惟一月旣南至日短極斗柄建子則豈有寅  
月日南至日短極者詩言歲聿其莫蟋蟀在堂采蕭穫菽  
則豈有丑月而蟋蟀鳴于堂有蕭可采菽可穫者卽所辨  
臣工詩亦殊鹵莽古天子諸侯以農事爲重故巡狩必察  
其地闕野治述職則曰稼穡匪解此詩遺助祭諸侯於廟  
故以農事諄諄告之曰如何新畚言春耕也曰將受厥明

言夏有麥曰迄用康年言秋冬有禾稼曰庥乃錢鏞言春耕曰奄觀銍又言麥禾祭用寅申巳亥月三卜不吉則及於卯酉月四時諸侯助祭歸皆歌此詩道之故列之於頌古無以辰月祭廟者割兩句以證已說而置上下文不問鹵莽如此何以議鄭乎

夷人猶言齊民亂古作乳卽治字十人蓋當時在師中者黃氏度曰舊注閔散顛括望且爽餘三人失其傳或曰高佚與焉王氏應麟曰論語石經有殷人焉注謂謬隔今攷逸周書尙父致師王入殷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夾王泰顛閔天執輕呂奏王命畢公衛叔出百姓之囚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鉅橋之粟命南宮達史佚遷九鼎孔注增榮公去史佚增南宮括去達忽蓋據君爽所稱也若膠鬲





自梅賾上僞孔傳訓周公言我不殺管蔡無以告我先王  
又撰蔡仲之命一篇以實之而居東卽東征周公被誣甚  
矣二年春王師臨衛降辟三叔周公尙居東周公何嘗殺  
管叔左傳王於是殺管叔而蔡蔡叔以其與殷叛豈以其  
流言鴟鴞詩旣取我子下言恩勤鸞閔以深痛管叔之死  
次母毀我室下言桑土綢繆以求王室之安正居東時也  
厥後周公東征殺武庚取子之痛稍舒弔二叔之不咸管  
蔡邲霍十六國竝封前之管蔡皆岐周圻內邑名唐孔氏  
言圻內之地已滅故取其名以名新國管在滎陽京縣東  
北蔡在汝南上蔡後平侯徙新蔡昭侯徙九江下蔡霍在  
今霍州西南有故霍城至是而恩勤鸞閔之思稍伸也或  
疑公避東都何以禦變王終不悟何以自處曰是時太公

召公在朝亦必有以禦武庚啟成王之悟況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風雷之傲無足異也

君陳鄭云伯禽弟竹書成王十年周公致政出居於豐十一年春正月王如豐王命周平公治東郊沈約注周平公卽君陳蓋周公旣致政王卽命君陳嗣爲周公以統東諸侯也後諡平稱君者貴之鄭本舊序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在賄肅慎之命下張霸無之史記亦無者以所見孔安國古文亦無也梅賾所上孔傳乃有此篇而於舊序上增周公旣歿四字又移其次於亳姑下則大妄矣成王二十一年周文公薨于豐安得謂十一年周公旣歿哉彼見論語有惟孝十字漢儒皆以爲君陳而坊記緇衣三引君陳欲掇拾成篇而絕不知君陳爲周公次子與其嗣

爲周公在周公尙存之日并序所謂分正東郊卽周召分  
陝之事也無怪乎讀是篇者謂畧無命子繼父職之辭而  
反疑鄭氏之說爲非矣

畢命竹書康王釗十二年乙酉夏六月壬申王如豐錫畢

公命鄭本舊序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史記

畢下有  
公字

漢律厯志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冊書

豐刑是豐刑作於庚午而畢命作於壬申也但竹書不言  
所命何事舊序又不知命之何人惟史記作畢公則孔安  
國本如此也畢公名高左傳言畢文之昭逸書武王師次  
鮮原始與召公同召克商命與衛侯同釋百姓之囚蔡氏  
謂常相文王不知何據康王立畢公率東方諸侯則成王  
時周平公早卒而畢公已代爲東伯矣成王之世齊太公

爲太師康王六年太公薨則畢公之爲太師必在此後今曰命畢公保釐東郊卽曰嗚呼父師失之矣

罔命舊序穆王命伯罔爲周太僕正作罔命按史記穆王閱文武之道缺乃命伯罔申誠大僕國之政作罔命國復寧則史遷所見乃是穆王命伯罔申誠國之政非謂命伯罔爲太僕正也與今序全異攷之竹書亦無命伯罔事

史記儒林傳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於齊魯按伏生壁藏亡數十篇獨有二十九篇則此二十九篇固完好也且旣以書教齊魯則齊魯早傳其書文帝求治尙書者必是句讀音義有難通曉使晁錯往受之伏生若後所傳伏生大傳是也非其書從未有至此纔令女子口傳致多舛錯

巫蠱事在征和二年實武帝卽位之五十年也外戚世家  
衛皇后傳不及巫蠱事凡征和後事皆不見史記疑史遷  
之卒在征和前遷作孔子世家云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  
臨淮太守早卒是安國又卒於史遷之前去巫蠱事尙遠  
班志云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亦終言之耳今  
安國自作序文乃曰會國有巫蠱事謬戾如此將誰欺乎  
授受源流據史記則兒寬已受安國古文傳之歐陽而歐  
陽之學獨傳伏生二十九篇何耶史記孔氏有古文尙書  
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據此安國以今文讀古文  
是古文多已合於今文之內然下又云逸書得十餘篇則  
卽班志所謂十六篇者是不得謂今文之外無古文而歐  
陽終未有傳何也觀哀帝時劉歆請以古文十六篇列之

學官師丹劾歆改亂舊章大臣龔勝至以去就爭則知古文不貴於時而漢儒之慎如此其不苟也至張霸乃忽益其數云鄭元傳二十五篇梅賾又忽易其說云安國傳二十五篇至數其源流既云塗暉授賈徽徽授子達以及馬鄭又云馬鄭實未見孔氏古文忽援馬鄭而入之忽推馬鄭而出之其謬不可究詰矣

伏生本原無書序史遷夏殷本紀多逸篇名馬鄭劉目錄皆據書序必有所受之特不知何時出也張霸梅賾依傍書序作爲僞篇而梅賾又時變易舊序附會已說如改棄稷爲益稷則易其文移咸有一德屬太甲下則易其序卽今所存亦有顯相矛盾者蓋序已僞而梅書尤僞之僞

清芬棋道彙卷三

清芬樓遺藁卷四

荆溪任啟運

唐隱士呂從慶傳

呂從慶唐之大梁人其祖仲宦金陵慶待黃巾賊起阻亂不得歸廣明元年黃巢渡江攻金陵仲已卒慶偕弟從善走歙之塌田久之而梁朱溫篡唐朱溫故黃巢隸降唐封梁王當是時晉有李克用岐有李茂貞吳有楊行密以及燕蜀閩楚各建國而梁最强稱受唐禪改元開平蜀閩諸國均奉正朔惟三晉尙稱唐以天祐紀年時自梁南徙者謂梁邑大定皆歸其故里慶曰嗟吾在吳猶唐也雖然吾亦不可以仕矣遂遯旌德萬山中賦詩自娛有吾亦陶彭澤之句歷十七年晉滅梁稱後唐慶乃卽其所居地治生



家大殖常畜犬百餘爲之名以部署之呼名則應進退作  
止如人又十四年石晉篡唐父事契丹名大辱而南唐受  
禪以興南唐故唐裔史所稱烈祖者也契丹浮海來聘則  
以兄禮事唐慶喜曰吾今而後始終爲唐民矣益以詩酒  
爲樂築別業於糾峯嶺時穿小徑往來楓山中或攜酒以  
行醉則臥山石間山下溪水瀦洄溪上石磯方可四三尺  
慶坐以釣自稱豐溪漁叟時民俗寒食野祭焚楮香慶曰  
吾先人豈識此乎用唐禮如初卒年九十有七將卒自題  
其墓曰豐溪漁叟之墓子二人孫十人曾孫二十四人世  
居豐溪族大衍後史氏曰余閱旌德邑志稱宋初舒雅常  
爲慶傳顧今舒雅集不傳其裔孫遠興從余遊爲余言風  
月村烟雲社以叟詩有明月清風一釣竿及一幅烟雲擁

醉人句故得是名其扶醉隴迷驢磴金雞石皆叟常遊處  
士人至今稱道之溯叟沒八百年矣叟之自傳於久遠如  
此何必舒雅哉

明大司馬盧公傳

公名象昇字建斗宜興人唐時遠祖元七爲義興尹因家  
茗嶺祖立志儀封令左遷臬知事復薦起令南康父國寤  
邑諸生以萬歷二十八年三月四日生公七歲侍大父儀  
封公與童兒戲倚池布背水陣不如令縛諸樹鞭之大父  
呵之乃止然自是奇公也天啟元年舉於鄉明年成進士  
觀政兵部方是時明戎弛公慨然嘆息將有言會大父  
卒假歸四年授戶部主事魏黨憎公不與俯仰出監臨清  
倉盡釐諸弊陞按察副使知大名府事時飢民羣起爲盜  
開滑介晉豫間窟穴多出沒無可跡公曰亂且自此蔓當  
折其芽崇禎元年正月朔公率素所與角射騎士材官突  
掩其巢賊魁馬翩翩方置酒高會公擒斬之畿南盜清明

年八月京師戒嚴公募萬人入衛又明年晉山東布政參  
議兼整飭兵備道以大名廣平順德三郡屬公又明年遷  
按察使兵備如故山西賊益橫所過焚掠無遺公繕城隍  
修守備徧巡邑里教民築高堡開深溝行併村法老弱保  
廬丁壯巡警六年正月賊寇順德掠沙河南至臨洺州公  
疾馳救廣平守懼賊乘亂入急閉城民不得入擁門哭公  
呼吾爲汝捍急開門無拒民入城賊別入大名南民皆走  
堡野掠無所獲民瞭賊少狙擊之賊窘陽趨大名潛謀攻  
滑公戒守城士勿動選騎出賊前大敗之四月賊數萬屯  
臨洺小西天山中公合真定遊擊董惟坤連敗之又敗之  
冷水村敗之青龍岡與惟坤分戰山南北公勒騎先登賊  
乘南岡矢雨下僕馬皆斃一矢著眉間短兵接軍畢前賊

大潰而惟坤以血戰創重殞公哭之秋賊犯沙河公又敗之賊退屯武安武安非轄地追斬其魁而還賊起西山走齊鄭凡所蹂躪無孑遺而三郡安堵民以此戴公也七年進僉都御史代蔣允儀撫鄖鄖所轄者楚之鄖陽荆襄豫之南陽秦之漢中商雒西鄰蜀環繞萬山公至陷賊已四月公奏不患無兵患無餉更不患有賊患無民而總理陳琦瑜兵至公與分道入山擊賊陳由竹谿戰烏林關戰七家溝公由上津戰石泉坦康家坪獅子山皆捷琦瑜遂追賊秦隴公弟象晉曰陳公遂能辦賊公曰吾方憂之吾觴陳北闔兵紛囂殆必敗者未幾陳有車箱峽之變公既定鄖察夷傷卹死事謀勞來以十議詢屬吏一生聚二主兵三偵防四修築五鄉保六置郵七積貯八應援九鼓厲十

備器八則撫窮民緩征以延民命築堡以奠民居戢訟以除民害禁拘繫以安民生通山澤以濟民窮廣招墾以裕民計來商販以資民用嚴驛遞以息民勞郡民大定疏言賊皆民也民藏身無地餬口無資賊又刃臨之安得不從賊日報殺賊實則殺民假令賊可盡民亦盡矣臣以爲務殺賊不如務靖民又疏兵久則疲調兵遠則費兵殺賊無能殺民則能民畏兵甚於畏賊乞撤客兵練土著諭民田無主者先族次鄰皆無則籍其地屯之抽荆襄諸衛餘軍統以衛指揮千百戶定編籍給口糧設廬舍具牛種覈勤惰民心益固十月賊自秦出一走慶陽一由漢南趨鄖一出關赴河南商雒告急公度賊所向密埋火器毒水草令將李玉華赴援斬級百六十商州圍解其趨河南者觸地

雷殲薄鄖城者食水草皆病。夜縱兵突其營，城上老弱呼聲震地，賊驚走。又中所布鐵蒺藜，不得渡，還走。諸堡皆遮擊之，賊大困，自殺。馬騾爲食盡，委所掠子女走宛。葉公疾趨扼其還。八年，賊自宛徃與河南賊合，南破鳳陽，焚皇陵，復折而西，鄖守嚴不敢入，乃入豫。及秦秦督洪承疇至，豫合諸帥蹙賊，賊入關。五月，進右副都御史移撫楚，公駐兵襄樊，防秦寇之逸。九月，加總理直隸江南江北河南川湖五省軍務，仍撫湖廣。當是時，秦帥艾萬年、曹文詔已敗，死賊復出關躡豫。公急令總兵秦翼明扼隨棗，親督楊世恩、雷時聲由德趨黃，重九日次應城。聞總理命調總兵祖寬、祖大樂副將李重鎮來屬，朝命洪勦西北，公勦東南，公疏言醫者之治疾必觀病之源，察病之積，防病之變，而後

用藥若未入門而師心未定方而責效是以人命爲戲也  
今寇病深矣縱橫者八年衝突者七省烏合已成勁旅險  
要皆所熟窺而黨類動數百萬分出誘我師我關寧之兵  
未集分鎮之兵難移一著偶差全局斯敗故殺賊之心欲  
銳圖賊之計欲周謹條十事以上辦餉一專兵二用人三  
任將四設險五定功罪六明分合七專責成八以民攻賊  
九以賊攻賊十當是時賊高迎祥李自成等十三營盤踞  
汝城西二十五日至汝進諸將面授方畧守備田祿直前  
斫賊賊哨號竝發三面來攻雷時聲戰其西李重鎮戰其  
南周元儒戰其東徹夜血戰日且中鼓闐闐不絕公使輦  
乾餼陷陣入勞軍士飽鼓益震生擒自來虎湧地虎扒山  
虎陣斬賊渠百有七十賊大奔公疏辭楚撫言剿蕩有大



局兵餉有全籌督理有專責斷不可言撫必臣與督臣大戰百餘斬級千萬賊真畏威乞命散遣安插然後輕徭薄賦弔死恤生保固元氣此剿蕩大局也殺賊須兵用兵須餉今賊至而後調兵兵至而後議餉請餉不應兵且轉而爲賊是年來所謂之兵所徵之餉皆樹賊黨而齎盜糧也臣見衝鋒破賊偏裨勝於元戎守把中干銳於副貳乞有功從優加級勿授實銜使精神鼓而日長意氣鼓而愈出其餉如臣所請急行此兵餉全籌也臣與督臣有戰法無守法有剿法無堵法調威寧甘固兵屬督遼薊關寧兵屬臣又調川尊黔滇習山險者一二萬佐騎兵之不及撫臣各守其地不應處處求援使兵少而力分司道府縣官巧不過習暫不如專能制器修城練兵禦寇備糧應急者加

銜久任超升俟之後日勿循轉調啟倖心蓋他事可遷就  
調停剿賊豈容游移掩護必臣與督臣有專兵專餉且有  
專力而後可成中外勿惜經費有司勿憚苦艱紳士勿滋  
橫議此專責之說也帝命解湖撫進兵部侍郎賜尙方劍  
加督山陝十二月追賊信陽飛調總兵祖寬遊擊羅岱劉  
肇基自雒陽南向與李重鎮等夾擊祖羅兵至賊已敗遁  
魯山又從魯葉窺光固十六日破之確山高迎祥圍廬不  
克南陷含山和州乘勝東下與李自成連營百里盡銳攻  
滁滁守劉大鞏固守二十三日公在沙河聞警九年正月  
十六日夜遣祖羅疾馳平明抵滁賊分騎迎戰自晨至晡  
賊始北祖寬大戰城東五里至朱家橋公引楊世恩兵亦  
由定遠至直前搏賊賊披靡斬刈無算滁水爲赤流三月

九日公至南陽命祖大樂趨唐縣備新野祖寬趨光化備  
鄧州公建大將旗鼓行蹙賊使使告楚撫王夢尹即撫  
宋祖舜曰賊疲矣東西堵截前阻漢江可一戰殲也二撫  
弗應漢以南無一兵待者賊遂渡光化之羊皮灘入襄陽  
或突郎公檄總兵秦翼明合戰漳南翼明失期公率六百  
騎深入賊覘公無援環山斷道雷時聲戰死公單騎由西  
南絕澗渡而後軍適至公得軍卽麾蹙賊賊乃竄房竹諸  
山中公前請川尊兵不許而公所遣士侯宏文往滇募兵  
以道遠乏餉未至河南永盧靈陝漢興商雒連報賊警秦  
督洪承疇策兵事會公於關門公乃遣李重鎮祖寬隨督  
西行當是時中州諸將惟左良玉差強而驕伉難使公令  
孔道興代其裨將趙柱駐靈寶防雒西令左與羅岱駐宜

水防雒東祖大樂駐汝雒防嵩盧賊之逸而出者陳永福  
守吳村錢繼功守白亭周維鏞守花園關專備內浙將俟  
所募滇兵至搜山六月鄭均賊出沒上津等處竹西竹谿  
鄭西守令皆遁楚撫王夢尹告急公入楚七月刈賊襄陽  
賊復遁入山二十八日追賊鄭西而京師戒嚴命公入衛  
公留都司孔思成剿鄭賊而躬率標下精銳以行公行賊  
無所畏鬩鬩不可復制矣九月朔至京師賜銀幣轉左再  
賜尙方劔總督各鎮援兵并京營出征兵會京師解嚴公  
出塞登木葉山周視邊地收難民女婦七千餘振旅還道  
賜內厩馬五十命督宣大宣府古上谷大同古雲中地也  
大同平曠無險可阨而宣府自靖難時成祖挾寧王以南  
開平大寧棄不守外無籬籬限內逼京陵尤爲要地十一

月朔公於居庸關受事啟行先是大帥行塞馬纛分左右翼傳呼旌旆蔽天行人走匿副參以下躬兜鍪插矢箠匄伏道傍公悉擯去自控馬行由陽和岔道歷懷來山西榆林二千里呼堡上老兵詢疾苦及邊備失事狀老兵狎公言纓纒乃疏請增標兵爲一萬備戰鎮兵各守其地不宜輕調而標餉視鎮餉減三分之一不平又疏議用人議飭法議修具議治兵鍊兵先鍊技次鍊膽次鍊心必無事如有事有事如無事而後可用宣雲平坦有戰法無守法以戰爲守以進取爲戰守莫若取開平而宿重兵部皆不能決公乃議屯田通籍宣大蕪田萬六千二百六十餘頃擇民有室家者使屯頃一人月米三斗銀五錢糞種銀六兩芻牛月銀二兩自季冬盡季春止餘月遊牧兵屯月餉外加

給四錢有半十頃小屯百頃大屯總以管糧廳董以道廳  
理以千百戶攷功爲殿最是年冬積粟二十餘萬邊無飢  
民天子嘉之詔頒其法九邊十月卜部順義王孫忠義夫  
人孫納款塞下公使保出哨無失乃賞遂定哨法噉以馬  
探以步探潛身遠瞭晝伏夜行哨五百人大哨倍之出三  
百里外遇敵則戰疏言兵用正不如用奇用我出奇不如  
以彼攻彼之奇用卜招哈用哈制插哈馬足資兵力因得  
察其動靜攻交伐謀以散其黨實安邊要策十一年三月  
乞炭九營犯宣索撫賞公勅邊吏輕言賞斷舌時部檄雲  
晉兵援宣公慮其實窺雲晉疏言兵動則多費且用客不  
如用主用多不如用少令牆內嚴兵待戰牆外設哨張疑  
聲言雲師西來宣師東來一夕密令副參皆張黃蓋列城

隅乞炭望之色懼曰師畢集乎何總戎之夥也公檄諭以撫順討逆母持兩端率兵直子午出羊房堡乞炭驚遁今之參遊用黃蓋自公始也五月贈公歸自軍中卒於濟上公乞奔喪疏十上有尼之者上惻然曰父死在途如何不令之去勅廷推候代楊嗣昌擬推不拘在籍守制詹事黃道周廷折之謂守制可推則聞喪可不去是率天下爲臣者不子也時嗣昌以母喪視事怒擠道周入獄而起蜀人陳新甲爲代蜀至宣四閱月則防秋猶公事也七月晉公尙書銜封兩代如公官八月乞炭復叩邊關求撫公力疾赴右衛責以如卜夷守邊效力方許市賞而乞炭實不攜一貨來旋引去九月

大清兵入牆子嶺青山口殺總督吳阿衡毀正關營城石

匣駐牛欄復賜印劔督天下援師公麻衣草屨視師促新  
甲代復疏曰臣非軍旅長才臣父奄逝長途慘悲憤亂五  
官非復昔時兼以草土之身踞三軍上非特視瞻不聳尤  
虞金鼓不靈疏入不報十月十六日至昌平嗣昌手札言  
彼攜稚婦而來西人移家必非大舉公可取便封侯矣公  
抵之地曰輟喪臨戎赴公家難萬不獲已於此而豔封侯  
者犬彘不食吾餘旣聞高起潛亦奪情監軍歎曰樞輔欲  
人人分過耶無親安所資以事君他日必面責之公遣標  
兵及宣鎮兵間道遮擊漏下三刻天子召見平臺公策馬  
入黎明入見天子曰煩卿遠來問方畧公曰臣意主戰天  
子色變良久曰朝廷原未言撫出與樞臣議之先是嗣昌  
起潛密主和議使瞽而賣卜者周元忠往來爲媾至是已



有事大事小之疏議輦金幣乞和而公不知也嗣昌邀公直房微言戰勝難必公曰不聞城下之盟春秋恥之乎某以枕由引縛之身來此舍戰言和非某所知也初五日會議安定門公言今不力戰彼益輕我宋事可鑒高起潛曰不若分兵保各州縣彼進無所攻必去公曰不虞其南下乎嗣昌曰京有重兵彼不敢南若分兵南下我撲其老營彼必還救此坐勝之術也公曰縱之南下其禍蔓延山東且非國家有何京都之能完議卒不合明日上發帑金萬犒師公卽陛辭嗣昌送公屏左右囑語勿浪戰及昌平上發犒師金三萬大小銀葉三千幣五千越日賜御馬百太僕馬千銀鐵鞭五百公慨然曰皇靈果壯撫誠外廷議也會所遣間道師報捷公喜賞之遂誓諸大帥各簡精騎

三百十五日夜分十路四面襲擊刀必濡血人必帶傷馬必喘汗令甫下起潛移書阻之乃請分兵嗣昌分宣雲晉三鎮屬公餘屬監公名督天下師實不及二萬公至義順襲牛欄而起潛漏師期晝卽遇敵公勒騎鏖戰連斬數十級飛騎凱聞嗣昌以京營兵敗喪多獲少不論賞十七日嗣昌至軍公責之曰元忠爲媾人莫不聞養禍且辱國長安口舌如風袁崇煥之禍且至嗣昌頰赤曰公直以尙方劔加我矣公曰某不能奔喪又不能殺敵當自齒劔何敢加人嗣昌拂衣起時陳新甲督宣大至無兵公分前左右三標隸新甲自將二標列營都城外

大清兵開營南向直衝東直門公日夜戰十一月三日戰土城關明日

大清兵移營公又戰西直門內獲巨砲十數驗之皆京營  
字號

大清兵退公由涿進保定十一日捷於涇陽十三日大戰  
於慶都

大清兵分三道南下一由涿攻易一由新城攻雄一由定  
興攻安肅編修楊廷麟斥嗣昌有南仲在內李綱無功潛  
善秉成宗澤殞恨語嗣昌改廷麟兵部主事贊畫行營公  
進兵完縣清苑令左其人饋餉不前檄責之左投總監方  
某誣公糜餉逗遛嗣昌卽奏上命大學士劉宇亮督察宇  
亮又特揭擠公落公尙書以待郎視事又令不許近城公  
轉戰至眞定眞撫張其平阿嗣昌意閉關絕餉告急兵部  
請餉不應公忍飢分援樂城趙州部又露檄以雲晉警撤

王樸一軍去公提殘卒宿三宮野外誓必死畿南三郡父老叩軍門請曰天下洶洶且十年明公出萬死爲民救災拯溺乃姦臣秉國孤忠見妬三郡向非公死賊今徵公死兵公誠移軍廣順三郡子弟羸糧從公衆且十萬事尙可爲孰與隻臂無援餓而就斃天子終不聞者公泣然雪涕曰感父老義子爲大帥臨敵有進死無退生敵盡出口其生不則死毋徒累爾父老爲也衆皆哭各攜牀頭斗粟餉軍一寡婦囊負生棗曰可煮爲糧時陝撫孫傳庭移駐眞定公使廷麟往借餉廷麟曰公旦暮死麟同死耳尙安往公佯怒曰請餉事大尙方猶在汝違令耶授三棗爲一日糧遂行十二月十一日遂進兵鉅鹿之賈莊高起潛擁關寧兵在雞澤距賈莊五十里公檄會戰公率中宣鎮楊國

柱率左晉帥虎大威帥右殺傷相當夜半公方草疏聞籟  
築四起蓋起潛見檄東遁

大清兵乃全向公也昧爽鐵騎蔽南來圍之三市衆無人  
色公周行壁壘易旌旗爲圓陣四鄉中布巨砲弩矢夾之  
自辰至未砲弩盡短兵接塵起對面不見人虎大威挽公  
馬請出圍公刺其手曰不死疆場死西市耶策馬陷陣手  
擊殺數十人中四矢三刃乃仆掌牧楊陸凱懼公屍殘以  
身蔽公背負二十四矢死大威國柱潰圍出

大清兵猶未知公殞也熱賈莊合兵趨山左報入嗣昌問  
楊贊畫死乎曰未也嗣昌憮然十五日劉欽驪得公尸貼  
肉麻衣白網巾身有督師印聞於廷麟廷麟迎入眞定爲  
公盥洗氣凜凜如生守臣素識公者佯不辨廷麟集兵民

其視一卒遙望號曰我盧公也兵民皆哭三郡民間之家  
哭戶祭多失聲順德知府于穎上狀嗣昌猶斬之誣公實  
降遣校尉四偵廷麟再疏申辨坐謫官至八十日乃殮有  
俞振龍者歸言公死甚烈嗣昌怒鞭之百死矣忽蘇仰首  
曰公不負國龍敢負公又曰嗣昌曰天道神明無枉忠臣  
又鞭之竟死明年公夫人請恤不許又明年公弟象晉象  
觀請又不許十四年三月嗣昌以陷襄福兩藩死公事始  
大白贈太子少師兵部尙書賜祭葬福王立追謚忠烈  
皇朝康熙二十五年命祀公於鄉給祭品乾隆八年象晉  
孫豪然令威縣立公祠賈莊民爭助役猶述其祖父見公  
死事云

任啟運曰公壯志似祖士雅老謀似趙營平今太傅相國

福公常論莊烈帝時有殉國之忠而才又足以相濟惟盧  
公一人公一日不死明一日不亡而公年方強仕死之者  
楊嗣昌也悲夫

盧象晉傳

象晉字錫侯大司馬公同母弟象恒象晉象觀象恒早卒  
象觀癸未進士象晉爲邑諸生崇禎十一年司馬公有賈  
莊之難或誣以不死七十餘日不得殮象晉疏訟之并請  
祭葬不報免父喪伏闕疏請效死邊外其畧曰國家養士  
二百餘年貽患至今日誠得假臣步騎三千屯田關外養  
銳乘便眞壯士報仇雪恥之秋也倘疑臣言不實願將臣  
妻子豫徙於邊以責臣效不效則收而并治之疏入思陵  
以爲率妄不用國變象觀死震澤從兄象同及宗族赴死  
者甚衆時母李太夫人年六十有八矣象晉奉母匿深山  
中後爲怨家所陷繫獄以不肯薙髮也撫軍土國寶械至  
堂皇髡之則大笑謝而出遂居僧寺時時歸省李太夫人



後數年太夫人卒視含殮哭極哀葬畢卽亡去厯諸名山  
大川所至不一二宿輒行人無識之者其子勸徧求之僅  
一再見上郡鄱陽間一日忽反宜興止象觀子以尙所曰  
我將死示之葬處自題其碣曰委骸磯年七十有三曾孫  
豪然雍正癸卯舉順天鄉試

太史氏曰甚哉盧氏之多賢也司馬公已與日月爭光象  
觀死起義猶有能道之者郡邑志以請恤屬象觀不知先  
之者象晉也象晉請效死一疏烈烈有鉅鹿風而莊烈帝  
嘗爲率妄哀哉從兄象同亦慷慨志節士與象觀俱死附  
書之信不愧其家兒也

太子太傅保和殿大學士兼吏部尙書魏公傳

公姓魏氏名裔介字石生栢鄉人性沈默寡言笑順治三年成進士由庶常改給諫歷工科吏科居憂起補兵科當是時天下初定公忼慨敢言事首請舉

又應 詔言上下之情未通滿漢之氣中闕請召對羣臣

虛心咨訪仍令史官記注十年正月

世祖臨朝定一月三朝之制又言逃人宜寬蠲賦宜信會  
畿輔水陳狀

世祖爲立發帑金二十四萬又言用兵當先蜀次粵西則  
滇黔自然瓦解其後三路進兵如公策

世祖知公可大用擢太常少卿遷左副都御史 召至中

和殿面諭曰朕知卿用卿非由薦舉時順治十二年也公

感激益發孖所欲言十四年進左都御史因日食陳六事  
一湔洗敢言之臣二罷土木之工三寬催科以優循吏四  
督撫奉行恩詔不可稽遲五酌增五品以下官俸六減南  
方戍兵歲省供億百萬乃可俟時大舉皆得 旨允行俄  
以公罪革官仍視事如故明年春侍 講筵請法天以行  
仁政恤災獨掩黻骼課農桑其因事納忠皆此類也明年  
恩詔還職以建言多裨國是特加太子太保先是公策  
海寇情勢籌控禦方畧至是鄭孽突犯鎮江遂請設水師  
鎮京口至今爲定制又明年

世祖下詔罪已并令羣臣自陳公慨然痛自陳劾落太保  
直糾首輔劉正宗

世祖震怒又以公不早言竝下獄然卒直公出之時方大

早出之日甘霖沛焉十八年

聖祖卽位輔政大臣議加練餉五百萬公力爭得免康熙元年言雲南戍兵宜撤獨荆襄控制滇黔川粵宜選大將宿重兵以杜亂萌及吳逆作亂人服其先見自入諫垣至是先後二百餘疏內贊政典外籌軍務皆中機要

兩聖人或行或不卽行要未嘗有知而不言者號稱敢言第一二年攷績復加太子太保晉吏部尙書補內秘書院大學士贊機政九年典會試得人最盛十年以疾告

優詔許之明年

世祖實錄成加太子太傅公旣歸益務讀書所著集百餘卷蓋閑居十六年乃卒壽七十有一

尤君培柳傳

尤君名侃字子陶別字培柳晚又自號印淵溧陽舉善鎮  
人大父應奎當明季土豪肆虐應奎屢鎮垣守之至本  
朝定鼎方得安父茂年甫總角詣駐防參將鄧汝功陳土  
豪縱橫狀言辭伉爽參將爲之動容子三君其仲也君幸  
生承平後以文史自娛暇則飲酒賦詩尤多幹事才舊有  
家廟藉於兵君爲整而新之置祭田如千畝鎮西南皆高  
峯翠嶺春水時至懸流迸瀉入溪決堤衝岸漂沒廬舍居  
人苦之君捐千金築防外護以石爲久遠計然君家上流  
高處非水患所能及也康熙四十七年歲饑議賑當事欲  
以粥給君曰給粥不若給米使人持一甌近者走里許遠  
者走十數里是與乞者何異吾爲鄉黨設此義賑而適使

之類乞者所爲於心安乎且米之多寡可量糜之厚薄難  
準不肖因緣爲姦聽之不可懲之又多不便以白諸縣縣  
令然之頒示他處皆給米以舉善鎮爲式嘗謂人曰財以  
供用不用則財非其財但不可浪使耳惠期於實不實則  
惠非其惠惟在轉移之間耳君雖不遇於時其胸次虛豁  
才識過人多爲一時所推服亦異乎不學無術者矣子四  
長來秦次三敬峯皆喜吟有父風

論曰吾家去舉善鎮一舍而近時往過之石堤猶堅好若  
新築然吾聞君握奇贏常逐什一之利非輕財者獨於里  
黨疾苦不惜重貲若此尤爲難也匹夫爲善於家必有所  
濟鄉曲之間何可無是人哉

陸君德本傳

陸紹源字德本邑之蓮溪里人幼倜儻若成人當明季政  
衰賦役煩重父濱洲又不善治生致逋賦役急逮之而諸  
子皆他適惟君最幼獨在慨然曰吾雖幼亦子也奈何使  
攘攘者溷吾父則隨役以往不令父知至縣縣令方怒甚  
坐堂皇督逋賦階下鞭撻聲如雷人人股栗次及君君徐  
行前曰民逋糧罪當死死杖下無辭然願謁一言畢命無  
憾令見其年小霽顏曰若亦何言曰公欲糧完耶逋耶令  
曰國課安敢言逋曰公爲民父母欲民生耶死耶令曰吾  
亦欲民生耳曰民有兩言於此一者民生而賦入一者民  
死而賦逋夫民積歲而逋之安能一日而入之公緩其期  
寬其政令自今粟自石至斗銀自兩至錢皆續入而不加

責則民生而賦不逋矣不然民且死杖下安能使杖下之

鬼供賦哉令曰孺子言是與定納期而返時甫十有二歲

聞者翕然稱曰能年十八則又有北解之役北解者明時

所謂白糧運者也明初都金陵內膳米皆民所供後遷北

平詔蘇松常嘉湖五府供內府白秬秠米及各府部秬米

凡十六萬石俾民運不以軍而運道出長江越金焦沂黃

河經呂梁上候遷頓莊十有六關候遷一頓莊二丁廟三

夏鎮八南陽九金口十天井十一通洛十二南過北海口

旺上下關十三十四新家十五至安山爲十六入通惠河其險阻旣非民所素歷而運軍又數凌壓之爭

道故遇險輒覆覆則身葬魚腹復於其家責償鬻妻及子

者無算以故聞僉爲領解舉家號慟君聞僉慨然曰父兄

勿憂源願往期年畢運而返聞者益翕然稱能爭欲一識



其面鼎革時土寇掠其村挾君去至其寨魁大驚曰此陸公也鄉里被公澤多矣我何敢犯禮而歸之其信義孚及盜賊如此

任啟運曰余讀明漕運河渠書知漕運凡三變始軍民兼運繼民與軍兌運成化七年始罷民運獨白糧運始於永樂之十六年未變也余高祖篠園於嘉靖三十四年伏闕上書求罷幾得請復格至

皇朝并入漕運民困乃蘇君侷儻有幹才惜無所用緩征數言實催科大法司牧者其鑒焉

息齋公家傳

息齋諱元祥字王谷別字息齋運族祖也吾家文獻首稼

軒亮

次仰山

元亨

次畏十

景龍

至息齋畧備矣息齋學本

陽明爲文初師六朝一變入韓歐再變浸淫漢氏縝密似  
班孟堅宋漫堂犖撫吳時語人曰昔任王谷遊吾梁以詩  
文名翕然推爲壇坫長其歸也餞祖之席五十里夾岸不  
絕舟送者蔽河商賈皆停楫觀其一時風采可不謂盛哉  
息齋有志經世謂三代之制屢變而漸滅殆盡始不過苟  
簡趨一時利而遂以壞萬世之經今雖聖人復生亦不能  
驟復要在因勢利導隨俗立法而不失古聖人之意於賦  
役取土漕運諸法皆斟酌古今推求委折以祈可行其論  
賦役謂賦取諸地役取諸丁明初天下無匿丁特其法以

田爲經以戶爲緯其後積重在田置民數於不問失民爲邦本之意欲救其弊莫若以戶爲經以田爲緯戶有田者使自輸佃者使卽田輸賦而計所贏歸田主則變浮客爲編氓遊民無所容佃無役屬之憂主無荒賠之累不用均田限田之擾而民數悉登以田定賦以口均庸著令增丁不增庸則丁益多役益輕賦益辦由是以保甲聯其形鄉約合之教行之久而統攝聯絡上下維固卽古之寓兵於民不難致也其論取士謂唐虞九德周三物乃保舉之目書數納以言王制論秀辨材乃攷試之法保舉而不攷試以待大賢保舉而必攷試以收中材保舉攷試必自學校始蓋人材不出於學則材不端不試之吏事則才不練教官者儲材之本必精教官之選優其秩而重其責成畧仿

胡瑗經義治事齋法更得如瑗者爲國學祭酒以澄人材之源然後定辟署以練其用嚴保任以杜其姦郡邑保任先責成教官外吏皆取諸學校教官特舉升諸祭酒祭酒試而升諸朝國學保任責成祭酒內部寺吏缺取諸國學或外吏之升者各官皆聽辟署既試其能又試其守本官特舉升諸吏部吏部試而升諸朝若保其德行而德行有虧或材能或文學不符其所保舉主連坐特舉全科餘以次降學校之保舉以肄業試之印官之保舉以辟署試之則保舉攷試合而眞士出矣其論漕運謂宜不用黃河皆推古法以合時宜實可見之施行史甥紀夏令安仁息齋爲之條議政教遂爲一時循吏之冠常語崔正誼曰切切之懷不能無心世道偶有所見發而爲言上之不欲如賈

誼晁錯獻之朝廷次之不必如韓愈蘇洵投之宰執不知者以爲策料知者謂之罪言而已息齋旣無所用於世乃退施之家吾族自始遷歷二十世始祖不祀宗法未立倡議與夔州公允淳聚米百石爲權輿又三年而勸蠲又四年而祠成中曰一本堂祀其祖及始分祖以有列於朝有功於族者配左堂曰崇文祀文學諸生右堂曰敦行祀忠孝節義及一行之長厚者前有門旁有倉有庫有厨有塾定宗職宗于司灌獻宗長統卑幼宗政總大綱宗相贊家政宗史掌簿版典禮儀宗課司出納宗直糾舉不正宗幹奔走庶務詳公大宗祠述其處族政必斷之以禮義而行之以和平雖貴不撓雖親不庇立法作則皆可傳後世平生篤於友誼生死不渝明末阮大鍼以魏黨覲復起顧梟

吳應箕陳定生留都防亂一揭幾陷大辟息齋皆左右之  
嚴覽民等被難力拯救之寧都魏禧魏禮商邱侯方域賈  
作霖徐作肅宋犛毘陵董以寧吳門錢禧吳應箕同邑陳  
維崧蔣允濟許肇篋吳湛皆先後定交以道義相摩切蔣  
許吳三人死爲作三哀詩運母許公女也言童時見息齋  
懷葭往省疾至門問許公已絕匍匐入奉尸哭之慟是日  
見者無不爲之易容隕涕者邑令聘修邑志持議不當立  
勲德一目周孝侯陳慶之徐文靖盧忠烈宜特傳餘從類  
傳褒貶予奪具有史法於堵公允錫吳公貞毓則訪其實  
載之甚詳所著有鳴鶴堂文集

通政司參議署通政使丹菽公家傳

公諱宏嘉字葵尊別字丹菽余族父孝廉植齋公長子也少嶷重常從父兄赴族燕時積雨地濡濕燕畢起他人履跡交錯公獨雙趺宛然識者早欽爲重器康熙壬子舉於鄉以教習官行人丙辰成進士壬申擢御史卽糾指揮徐某逸賊翰林袁某等陪祀失禮號敢言其冬巡視南城方是時御史噤不言人謂爲薦解角公受命卽請裁無益之廳員省官民之擾害言水利罔知疏濬督糧弗束運軍其總捕則與盜爲市官愈多民愈擾又疏言各州縣宜有講堂書院庶使人知嚮學又言今學道不特受制藩司并受制知府蓋道府之階級不甚懸旣無以資彈壓部郎之聲望不甚重又無從達封章求其公明萬不可得乞重其選

疏既上具揭總憲總憲大驚卽日參某小臣挾私更制乞  
勅部察議

天子曰邇言官條奏少抒所見可免察議先行飭學臣定  
監規二條是時言雖未盡行其忠鯁已簡在

帝心矣明年巡北城卽奏五城應行事宜謂盜風未靖由  
保甲不行稽察未清由旗人裸處司坊未潔由勸懲不當  
且內務府移工部部移察院院移五城城移司坊一事之  
細動淹時月又五城與鑾儀衛相見無定儀抗致爭卑致  
玩此皆就城言城者也又言州縣昏夜比較鄉民托宿無  
地飢寒受杖往往殞命差拿短少因分釐火耗之輕受簽  
役橫索之累言 朝廷清丈原以爲民而藩府駁冊上下  
動費累百津梁有關原以禦暴而今小港皆設巡攔早路



亦行堵截檢索至負擔稅課徧雞豚其爲民請命多深痛  
時親王諸府公侯第宅多在北城驕悍尤難治公之巡視  
北城也有錦衣駿馬突其前公叱呵之衆謝不敢曰此某  
王所嬖千金且者也公大怒身逐之隸走卒奔抵王府坐  
其門諱必得且乃已王曰是申申者何也卽出敢若何且  
出公叱縛之予杖四十王大恚入奏

天子曰非陵汝行者吾法汝庇優虧吾法王殿鯨稽顙出  
當是時直聲震朝廷相戒勿犯馬三爺者戚畹某弟登城  
私公執鞭之告其兄兄面謝過已而謀齟齬公公廷發其  
姦某斷斷辨

天子命掌其頰三十又聲九門督罪

天子立罷之公常慨然流涕曰嘉之得保首領

天子賜也公素慎而怯一奏上輒戰慄更有因戰成瘡者  
或語曰子憇若此何如不言公曰嘉之戰慄氣不足也然  
其當言嘉知之矣知而不言欺吾心負吾君用是不敢不  
自力耳越明年掌山東道兼江南道又上十漸疏一曰朋  
黨交結之漸始因交際爲餽遺漸以愛憎成水火二曰奢  
侈僭踰之漸飲食若江河之下廝役襲纂組之華物力旣  
虧等威亦紊三曰文武訐訕之漸督撫提鎮挾私互訐小  
吏效尤姦民益甚何以使民無訟四曰紳衿吹求之漸有  
司視紳衿如仇讎姦民以紳衿爲魚肉五曰上下奉違之  
漸國家良法美意奉行徒有虛文過當反成弊政六曰名  
器混淆之漸爲生養萬民計必重生養之人守令宜用正  
途異途但授佐貳七曰常平侵漁之漸貯穀久易浥爛多

難盤查總歸侵蝕不若聽民輸錢數易稽而無朽蠹八曰  
河工興建之漸從古無不徙之河治河惟去其太甚不必  
議開議塞借一勞永逸之辭爲逐利倖功之術九曰情罪  
過當之漸如逃人止於鞭刺過宿反至竄流輕重不平枉  
誣尤甚十曰積習膠固之漸陞遷有趕缺壓缺處分則忽  
重忽輕視爲故常營競日甚又特奏銓改不平舉人揀選  
邊地一科內地乃至五科各官月選竝兼雙單主事獨歸  
單月至捐納之有改注原近日之權宜而假急公爲居奇  
一石售爲數石一人改作數人名器褻越莫甚於此皆得  
旨議行甲戌改奉天府丞府丞實典學政生畏試者童  
倖進者例納金丞役藏臥榻下陰籍其名號曰宿陳丞至  
更枉則見公怪訊故得其實盡懲其役反其金及試榜發

前籍者有名或曰忘諸乎公曰以賄售者墨必以賄黜亦私也余但衡文耳三年內陟通參

天子戲之指示百官曰是蚩者乃不識錢右轉左署通政使以內艱歸服闋以病目告終於家

啟運曰言行固有時也康熙乙丑始用重臣董學政卽中省亦命翰林有自部郎出借編檢銜自是士氣升學政清矣公歸之歲余始列學官弟子公許爲龍文豹質至今心恍乎其言也王阮亭池北偶談記御史敢言惟公及荆元實諒哉吾家宦績夔州太守允淳三保危城後公卓卓矣余母許贈恭人稱公母吳太恭人瞻視不回遷置一器必慎公之端慤有自也夫余見奉天士數學政猶屈指首公也

王烈婦傳

烈婦朱氏上鄭王天爵妻也性慈孝端重年十六歸王事姑費氏相得甚歡舉三子長容次壘次遂年二十二死於兵當是時

大清兵起瀋北下江南福王道走而山澤閒土賊嘯聚不散往往假明宗室以爲名而實以劫掠爲事

大清兵分俘之而典兵者不戒或與賊爭掠民惴惴負擔立聞警則相攜走伏川谷榛莽閒婦女遇兵輒爲驅迫去累累馬前不幸爲所愛則隨北走雖遇故夫亦如不相識人人莫保其家室某年月日兵搜南山蹂上鄭天爵奉母偕妻子隨衆奔而兵猝至衆大亂氏與夫相失獨攜幼子及姑匿林薄閒兵至曳出之將驅以行而氏與姑抱持哭

兵睨氏將掖之馬上而氏與姑抱持益堅不可脫兵怒叱曰若不釋者先以此姬膏吾鋒刃將下氏急推姑且投其兒曰去去姑急拾兒行回顧氏已在馬上但遙揮手曰去去姑不得已隨衆奔氏度姑去遠自力投馬下兵下掖之三而氏據地瞑目叱曰吾良家女豈與犬豕羣吾前從汝馬上恐傷吾姑吾良家女豈與犬豕羣兵怒懸之樹發一矢中其股曰敢不從否氏哭且詈愈急兵愈怒攢射之中三矢死方兵之未至也里中日夜驚婦女有且暮泣者氏獨陽陽事姑育子如平時或問汝不畏兵耶曰不能自保泣何益能自保兵如我何明日天爵訪其尸得之面如生頁之歸欲易其血衣則自履以上至衷和皆連綴無間後十有二年烈婦子容補學官弟子

任啟運曰必死而死非能死也計無復之耳烈婦陽陽如  
無事時其志已前定矣兵以翦亂而兵之毒民甚於亂統  
兵者其知之

盧忠肅公像贊

嗚呼盧公百世之師大厦將傾非一木能支妙年筮仕許國驅馳前無完陣撫其瘡痍大戰滌陽殲厥渠魁功無與二帝命曰吞錫之劔印不怒而慈匹馬行邊知公爲誰如趙營平懇款陳辭如李臨淮壁壘旌旗慘慘塞塵凜凜天威樞臣璫臣豺狼狐狸國事如斯安用生爲我瞻公像涕泗漣而疾風勁草惜不逢時騎箕霄漢何足深悲



敬箴呈 皇長子

敬德之聚于聖所同堯曰欽明舜曰溫恭禹德祗先湯敬  
日躋亦越周文穆穆緝熙惟彼下愚自棄自暴弗慎弗勤  
乃怠乃傲欲斯敗度縱斯敗禮美才驕吝不足觀矣君子  
鑒之義勝敬勝勿貢非幾用定厥命無逸作所不顯亦臨  
保氏司誦敢述舊聞

身箴

嗟余此身勿視爲微莖髮寸膚父母之遺嗟余此身勿視  
爲貴物交物引弗畏入畏知體所受戰戰兢兢罔辱其身  
罔羞其親知體有小先立其大甘食褸衣乃身之外善養  
吾身與之以勞水流斗幹罔聞昏朝善養吾身與之以安  
勿撓吾寧俯仰皆寬受中於天能自養福執玉奉盈洞洞

屬屬幼而志學老愈知非念茲在茲庶其全歸

老箴

古人有言行百里者半於九十失足危崖嗟悔何及古人  
有言莫躓於山而躓於垤我心祇畏循牆且踣聖人有訓  
戒之在得友朋惠我與我以潔於戲懼哉孰是爾能孰是  
可憑履薄臨深戰戰兢兢